

4897



納粹以戰策
粹來爭德

時事小叢書序

近來，由於交通的梗阻，書報遞送的困難，致使關心時事的一般人士，無從獲得足供參考的資料。時事問題發展的實況，無從得而明瞭，這，實是當前鼓勵總動員過程中一個大的缺陷。

本會時事小叢書的出版，就想在這方面盡點棉薄，極力蒐集各方的資料，彙編成冊，依照時局的發展和需要，陸續出版，以供關心時事問題的一般人士的參考。

不過，本會資料來源，仍屬有限，編輯範圍，亦至狹小，在交通梗阻的影響下，此種困難，實屬難免，此後，惟望讀者多予指教，對於時事資料的介紹，多予幫忙，則不但本會得以成全其區區微意，即對於總動員的前途亦將有不少的貢獻。

4607



• 時事小叢書之九 •

蘇德戰爭以來之納粹

F913.53
4262

第七 戰區
司令長官司令部
編纂委員會出版

目 錄

- | | | |
|----|---------------|------|
| 前 | 肥 | 【一】 |
| 一 | 論德蘇軍隊的變化 | 【三】 |
| 二 | 日見脆弱的德國軍隊 | 【六】 |
| 三 | 一年來德軍的損失 | 【九〇】 |
| 四 | 德國人力的損失及人力泉源 | 【一一】 |
| 五 | 劣勢的納粹人力後備軍 | 【一五】 |
| 六 | 論後備資源的戰爭 | 【一七】 |
| 七 | 再論後備資源的戰爭 | 【二〇】 |
| 八 | 德國後備力量的枯竭 | 【二三】 |
| 九 | 對蘇作戰一年後德國原料儲備 | 【二六】 |
| 一〇 | 困難重重的德國經濟 | 【二九】 |
| 一一 | 德國戰費之膨脹 | 【三〇】 |

- 一二 德國通貨膨脹
- 一三 德國已無存糧
- 一四 德國大減口糧
- 一五 納粹德國農村剖視
- 一六 希特勒的「歐洲新秩序」
- 一七 納粹「新秩序」的真相
- 一八 納粹內部的矛盾
- 一九 德國軍魂的幻滅
- 二〇 多難的「精神戰錢」
- 二一 納粹的戰時後方
- 二二 吉斯林之流的失敗
- 二三 法蘭西人民百鍊成鋼了
- 二四 白俄羅斯人民與德國的鬥爭
- 二五 波蘭沒有亡
- 二六 捷克人民決不投降
- 二七 羅馬尼亞之「政變」
- 二八 芬蘭的總危機
- 二九 中立國的輿論界

- 【三二】
- 【三三】
- 【三五】
- 【三七】
- 【四二】
- 【四九】
- 【六一】
- 【六三】
- 【六五】
- 【六七】
- 【七二】
- 【七五】
- 【七八】
- 【八三】
- 【八六】
- 【八八】
- 【九〇】
- 【九二】

前記

現在已經聽不到德軍是「所向無敵」的軍隊的聲音了，這就說明連希特勒自己也得承認：納粹德國已今非昔比了。「今非昔比」是蘇德戰爭以來對納粹最符合事實的結論。

在納粹對作戰一年又四個月時期中，德軍的死傷人數已達千萬，而他最精緻的機械化師團，去年爲了要在六個星期內把蘇聯擊潰，傾其所有投在第一綫上，以致大部分都埋葬在東綫的原野，納粹這一損失是無法補償的！——時間在限制了他呀，這樣就使德軍的質素起了變化，現在的德軍不僅由於「雜牌」減弱其作戰力，就是日耳曼軍隊的作戰力也因損亡慘重遠遜於昔，同時軍隊的數量又減少了數百萬人，這種情形還在發展着，在這方面，「論德蘇軍隊的變化」與「日見脆弱的德國軍隊」二篇是值得一讀的，特別是前一篇。

與軍隊的情形一樣，納粹的後備資源，在對蘇作戰過程中，把過去的原料儲備，消耗殆盡，因而影響到軍火生產的下降，現在納粹軍火生產下降已進入第二年，今年納粹的夏季攻勢不能在東綫全綫上進攻蘇聯，不僅由於兵力的不足，同時生產出來的軍火也不可能作這麼巨量的供應，爲了挽救厄運，納粹便對德國人民及其他歐洲失去自由的各國加緊榨取，因爲這樣就使了納粹還沒有從東綫潰退下來，也因爲這樣，希特勒、戈林之流就坐在火山的噴火口上，其命運有如曇花一現，在這方面具有深刻分析和忠實反映的文章有：「論後備資源的戰爭」，「對蘇作戰一年後的德國原料儲備」，「希特勒的『歐洲新秩序』」，「納粹『新秩序』的真相」，「納粹的戰時後方」，「法蘭西人民百鍊成鋼了」等篇。

使我們感受遺憾的是關於納粹的工業、財政、金融等方面作全面分析及反映真相的文章，沒

有辦法搜集到，因爲在這方面的材料，特別在工業方面的，希特勒登台後不久就不見統計數字的發表了。過去人家對納粹這方面的了解，多出之推測，如此，我們不能搜集這方面的材料，實不足爲怪了。自然，從這方面去分析納粹經濟情況的文章也許有一些，可是，我們却限於資料的缺乏。

編者 十一月九日

論德蘇軍隊的變化

但是，戰爭的經驗並不以達到這些經驗為限，戰爭的經驗另外還昭示我們：在戰爭期間，法西斯德國和他的軍隊的地位，以及蘇聯和蘇軍的地位，都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些變化是什麼呢？

第一、不容置疑的，在這時期內，法西斯德國和她的軍隊已變得比十個月前脆弱了。戰爭以嚴重摧殘，幾百萬人命的犧牲，飢饉和貧困，帶給德國人民，戰後的結果還遙遙無期，而德國後備軍正快要完了，煤油正快要完了，原料正快要完了。對於德國失敗的不可避免的認識，正在德國人民中發揚滋長。德國人民已日益增長的明確性認識了：把德國從希特勒——戈林的冒險家刺刀手中解放出來，便是打開目前局勢的唯一出路。希特勒帝國主義已霸佔了歐洲的廣大的領土，但是，它並沒有打破歐洲人民的抗戰的意志。被奴役的各國人民對德國法西斯盜匪進行鬥爭，正開始獲得了普遍性，兵工廠的怠工，德國倉庫的被炸，德國軍事列車的出事，以及德軍兵員的遇害，在所有被佔領的各國中都已成了通常發生的事情了。南斯拉夫全境以及為德軍佔領的蘇聯地區，到處都為游擊戰的烽火所探照。所有這一切情況，結果都使德國後方削弱，因而也就使法西斯德國全體削弱了。

至於德軍，它在防禦方面儘管頑強，它仍然變得比十個月以前脆弱得多了。它的經驗豐富的將領，如李却奧，勃魯齊區和其他的人，不是已被蘇軍殺死，就是已被德軍法西斯統治集團所放逐了。它的正規的軍官團，已經有一部分被蘇軍消滅，有一部分由於對平民強取豪奪和橫加暴行的結果，已經腐敗墮落。它的全體兵士的實力，在戰爭過程中削弱得很厲害，得到的補充却越

逼越少了。這是不容置疑的。

第二、在戰爭的過去期間，蘇聯已變得比在戰爭開始的時候更強大了。不僅友人，就連敵人，也不得不承認蘇聯現在團結一致而集合在政府的周圍比較一向更密切了，不得不承認蘇聯前方和後方已結成單一的戰爭的陣營，槍頭一致瞄準着同一的目標，不得不承認在後方的蘇聯人民，用數量不斷增加的步伐和機槍、迫擊砲和大炮、坦克和飛機、糧食和彈藥、供給蘇聯的前方。

至於蘇聯的國際關係，近來已經成長而獲得了決非以前可比的努力了。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都同心協力的對待德國帝國主義。他們的目光都已轉向蘇聯。蘇聯各族人民爲了自已的自由榮譽和獨立而進行的英勇的鬥爭，已引起了所有進步的人類的一致贊美，所有一切愛好自由的各國人民，都認爲蘇聯是能够使全世界從希特勒瘟疫中得救的一種力量。在這些愛好自由的國家中，佔第一把交椅的，便是英國和美國，蘇聯和她們由友誼和同盟的關係發生了密切聯繫，她們給予蘇聯不斷地增長的軍事援助，以抵抗德國法西斯侵略軍。

所有這些情況，都表明了蘇聯已變得強大得多了。

最後，不容置疑的，在過去期間，蘇軍已變得比戰爭開始的時候組織更好，實力已更雄厚了。蘇軍由於受德國帝國主義者背信棄義的進攻而暫時退却以後，保證在戰爭的過程中獲得轉機，對德軍從主動的防禦改取順利的攻勢了。一個人決不能夠把這種舉世皆知的事實認爲是偶然的。事實上，由於蘇軍的勝利，使蘇聯愛國戰爭已進入新階段——使蘇聯土地從希特勒匪黨的壓迫下獲得解放的階段。誠然，蘇軍着手執行這個歷史的任務是在水天雪地的嚴冬的艱苦情況中，然而，它已博得了偉大的勝利了。蘇軍既已把作戰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就使德國法西斯軍隊吃了多次嚴重的收仗，使他們不得不從大部分的蘇聯領土上滾開。侵略軍本來打算利用冬天來休養生息而鞏固他們防綫上的陣地，這種計劃已完全失敗了。蘇軍在攻擊的期間，消滅了大量的敵

軍人力和裝備；從敵人手中繳獲了數量頗大的裝備，迫使他們時機未熟就使用從遼遠的後方調來的指定專給春季和夏季戰爭之用的後備軍。所有這一切，都表明蘇軍已變得組織得更好，而實力更雄厚了，它的軍官團在戰鬥中已百鍊成鋼了，它的將領們已成長得更加經驗豐富而更有卓見了。

蘇軍全體士兵中間也已發生了變化。在愛國戰爭最初的幾個月內，在蘇軍弟兄們中間，看得出對敵人的態度方面還表現着溫和與輕率，這些態度現在已看不見了。德國法西斯侵略軍對非戰鬥員平民的蘇聯俘虜所犯的暴行，掠奪和凌辱，已把蘇軍的這種疾病醫治好了。蘇軍已變成了更嚴峻、更無情了。他們真正地懂得了憎恨德國法西斯侵略軍，他們認清了：一個人如果不懂得從心坎裏從靈魂深處憎恨敵人，是決不能夠打敗敵人的。

關於德軍是所向無敵的這一種無聊的話，是發生在戰爭開始的時候的，對於掩飾德軍的畏懼心理會有幫助，這種無聊的話已不再聽見了。在羅斯多夫和刻赤，在莫斯科和加里寧，在提契文和列寧格勒，蘇軍使德國法西斯侵略軍潰逃的時候進行的有名的大戰，使蘇軍都信服了：關於德軍是所向無敵的這一種無聊的話，原來不過是法西斯宣傳員們杜撰出來的奇談罷了。戰爭的經驗使蘇軍都信服：所謂德國軍官的勇敢，原來是很相對的一種勇敢，德國軍官對付解除武裝了的俘虜與和平的民衆是表現勇敢的，但是，當他遭遇到蘇軍的有組織的兵力的時候，勇敢就離開了他了。想想一句俗話罷：『逃到綿羊的時候是勇士，遇到勇士的時候自己就是綿羊了。』

這些便是從對德國法西斯侵略軍戰爭的經驗中得出來的結論。它們表明了什麼呢？它們表明了：我們將來也能够而且必須把德國法西斯侵略軍打垮，直到他們完全消滅而後已，直到蘇聯土地從希特勒惡棍的壓迫下獲得最後解放而後已。

日見脆弱的德國軍隊

在蘇德戰綫上十一個月的戰爭，德國法西斯軍隊已經起了極大的變化。由於蘇軍使它吃了許多次嚴重的敗仗的結果，希特勒戰爭機構已變得更整弛更脆弱得多了。德軍將領間對德國的勝利發生半信半疑的態度，冒險的希特勒黨徒兇和以懷疑的目光注視對蘇聯之出征的「溫和」的將軍們之間的舊爭論，又呈現出來了。

希特勒把陸軍總司令勃魯齊區撤職，由自己取而代之。勃魯齊區撤職後，「集體的傳染病」會侵襲德軍的將領們，結果，中路司令陸軍元帥波克將軍，他的坦克部隊司令古德林將軍，南部集團軍司令陸軍元帥倫斯德特將軍，他的坦克部隊司令克萊特將軍，北部集團軍司令陸軍元帥雷布將軍，第五軍軍長斯特勞斯將軍，都已被迫拋棄職務了。某些德軍將領的「疾病」證明異常沉重，陸軍元帥李却奧將軍撤職後，在赴柏林途中，就「暴」卒了。德軍將領中最容易「患病」的名將，正是一九三八年三月間因為隸屬於和希特勒敵對的夫利特什和什來嚇小組織而會被迫暫時退辭的那些傢伙。

撤職的波浪，也影響到只担任比較不大負責的職務的將領們。如德國法西斯軍隊在加里寧前綫潰敗後，在一個月內，那兒的德軍將領們就有百分之五十被撤職了。步兵第八六師師長維特高少將，因為「竟讓他的師被打敗，而對德軍的勝利又表示懷疑」，所以被免職了。步兵第二五三師師長庫埃布將軍，步兵第二二一師師長倫納中將，步兵第二六七師師長夫果特曼將軍，第二九三師師長奧柏尼茲中將等等，也都同樣的罪名而被免職了。

希特勒和將領們之間的爭論，已變得異常尖銳。德國報紙也覺得宜乎向德軍將軍們說幾句話

，號召他們『對希特勒始終效忠』。然而，若干德軍將領們，不管這一切，爲了表示反對勒魯齊區的撤職，紛紛提出辭呈了。陸軍參謀總長哈爾德上將也在內。

幾十個德軍將領已被蘇軍殺死了。在戰爭中陣亡的，有德國第十一軍軍長索柏特上將，步兵第五二軍團長布利森將軍，步兵第一三七師師長柏格曼中將，步兵第一三四師師長科盛霍森中將，坦克第一七師師長維柏爾少將，SS 隊警務師師長美爾維斯台特將軍等等。

經驗豐富的老將領們這樣紛紛免職，『准病』以及在戰場上陣亡，毫無疑問，使德軍隨之脆弱了。希特勒用那些毫無軍事訓練的SS和SA隊中的他的被保護者來替代他們的。的確，希特勒不久就被迫承認他已陷於無助狀態，不得不把許多被撤職的將領們再恢復軍籍，任命他們担任種種不同的職務。

但是，這個措置也並不能夠解決最高統帥部的危機。它不僅在那些已開始覺得自身地位不穩的那些將領們的身上留下了痕跡，而且更深地滲透到軍官團里去了，在那兒已獲得了相當的反响。

在對蘇聯戰爭爆發的時候，德軍的軍官團計有二十八萬到二十九萬人。德國正規的軍官團，大抵是由納粹黨員組織的。由後備役中應召入伍的軍官，可以分成兩組。第一組里，包括年長的在總軍人，其中大部份是參加上次世界大戰中的老戰士。他們計五萬五千名，其中僅有約百分之二十五屬於納粹黨，其餘的却不信任希特勒的統治。第二組，包括年輕的在總軍人，在希特勒統治下已受過訓練的，是從那些已在軍隊中服過兵役的人中間徵召出來的，這些人當中，極大多數都是納粹組織的分子，他們的軍事技巧却比較低。

在對蘇聯戰爭期間，德軍軍官團所受損失，特別重大，曾經出擊過的各師團中所剩下的軍官，已寥寥無幾了。德軍在去年夏秋二季的攻勢中，和在俄羅斯隆冬期間蘇軍强有力的打擊下，德軍所受的嚴重損失，已在德國軍官中間播播躊躇的種子，和對戰爭結果的懷疑。在戰爭最初的

幾個月中被俘的德國軍官，態度還很傲慢的。現在，簡直在他們中間找不出過去那種矜誇和自負的影子了。軍官們不僅已向蘇方投誠，而且還常常把他的部下成羣地帶過來，最近已變成司空見慣的事了。

在德軍下士中間，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德軍已在蘇德前綫上喪失了他們的最優秀的下士。德軍中的下級指揮員缺乏得很厲害，在許多場合，連一個星期的預備訓練還沒有受過，就擢升到下士的階級了。新任的下士中間，違背軍紀的事件越過越多了。

德國法西斯軍隊中的兵卒，在戰爭的過程中，已大大地弱化了。在戰爭最初的五個月中，德軍約損失六百萬人。後來，在整個冬天，蘇軍始終迫使法西斯蒂進行的激戰中，又使德軍流了大量的血。

人力後備軍的問題，法西斯統帥部無法解決，因為德匪原來計劃由集中的一擊在極短期間內就把蘇軍消滅的。這些精銳的部隊，在猛烈的攻勢中首當其衝，所以受了異常慘重的損失。在戰爭的初期兩個月中，紅軍就已打垮了德軍十二個坦克師團。他們都是希特勒軍隊中的精華呀。後來，被打垮的法西斯精銳部隊的數目更大大地增加了。

蘇軍抄獲的德軍文件，以及德國俘虜的口供，在在使我們有理由可以斷言：德軍前線所得到的補充部隊，已江河日下。最近開到前方的各師團，所配備的人員都不充分。如步兵第四〇三師，只是由兩個步兵團組成的。步兵第三三〇師，表面上是由三個步兵團和一個砲兵團組成的，但是每一個步兵團僅有兩營人呀，其他不一一列舉了。

至於這些補充部隊的素質，其中大部全都是由倉卒動員的毫無訓練的兵工廠工人，常常還沒有完全康健就出院的傷兵和病兵組成的。關於這樣的補充隊伍的戰鬥和「戰鬥精神」，不必細述了。

德國軍官違抗命令，放棄陣地，或臨陣脫逃的事，已變成更加數見不鮮了。如步兵第五一四

團上尉克利馬斯，在一次戰爭期間，以槍斃威脅，逼迫退却的士兵停留在轉地上，而他本人後來却逃脫到後方去了。在前方另一區域由曼台爾斯少校指揮的第三十五師混成營，放棄陣地未得允許就撤退到後方去了。這一類的事情，還沒有表現羣衆的性質。但是已越過更加司空見慣了。

開到前方的德軍許多聯隊，都是由三十五歲到四十歲以上的士兵構成的。例如已經說過的步兵第四〇三師的兵卒中，極大多數都已三十五歲了。

跟那些聽了法西斯宣傳誤入迷途的構成德軍精銳部隊，而已經騎在蘇聯國土上的墳墓裡的希特勒黨徒兇手們完全兩樣，中軍士兵們的極大多數，對希特勒統治都是抱敵意的或者是表示冷淡的態度。希特勒匪幫不得不把兵工廠中許多熟練工人解雇，而押送到前方來。他們中間的極大多數，在過去都是對法西斯主義極端仇視的團體中的組成分子，都痛恨法西斯軍隊，對於法西斯軍隊的瓦解大有貢獻。

德兵都已聽厭了領袖關於從速取得勝利，從速結束戰爭的無窮無盡的諾言了。他們要來奴役的那些民衆，到處都用憎恨和鄙夷的態度來對付他們。繼續不斷強取豪奪淫淫靡靡的歲月，對於德軍的戰鬥力，影響很大。職業的盜匪和殺人犯，是決不能當英勇而剛強的士兵的。持久持久的戰爭，駐屯在距離祖國很遙遠的異邦中，使德軍沮喪的情況，身受游擊隊繼續不斷的攻擊，這就使德軍中充塞着的內在矛盾更加尖銳化了。民族的軒輊，便是最嚴重的內在矛盾之一。匈軍和羅軍，義軍和德軍，德軍和羅軍，以及普魯士軍和奧地利軍，都彼此互相仇恨。這種仇恨引起衝突，已不是希罕的事了。至於被武力壓迫入伍的波軍、捷軍、蘇斯洛夫克軍，對德軍都深惡痛絕，那更不必說了。

德軍龐雜的構成，已開始產生後果了。德軍揮霍在國奪國已喪失的主動權，是決不能挽救他們的，因為德軍官兵的戰爭精神都腐敗了，他們軍事訓練的水準也已江河日下了。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一年來德軍的損失

德軍最高統帥部公佈關於德軍在戰爭一年間所受損失之數字，實爲證明柏林報告虛妄說謊之一真憑實據。根據此類數字，在蘇德前綫上戰爭一年間，德軍損失僅有陣亡人員二七一、六一二名，及失蹤六五、七三〇名耳。此類數字，至七月三日，即戰爭一週年後十日始行發表，此點頗堪注意。德軍最高統帥部最初原欲對德軍損失問題保持緘默，奈因蘇聯情報部關於戰爭一年來之結果發表之公報已對民衆造成深刻之印象，德軍統帥部因此不勝驚惶，遂決定重提損失問題，而用德國宣傳機關虛空偽造之演技。德報所公佈之數字，至少較德軍之實際損失縮小三十倍，而爲欲使此類虛妄數字似乎較爲合理起見，德報遂服從其上級機關之命令，開始叫囂『德國嚴重損失』，由『損失如此空前衆多之官兵』而流假淚。此種澈頭澈尾爲善之宣傳運動，其庸俗無恥實無與倫比，蓋彼蘇和德軍統帥部公報勢必引起之猜疑耳。

此類數字之虛妄，試與盡人皆知之事實比較以觀，即洞若觀火，所謂盡人皆知之事實，即：實際上德國決無一家一戶不爲在俄羅斯前綫陣亡之親友哀悼者也，且僅在塞巴斯托波爾陣亡八個月間，德軍即已損失傷亡人員約三〇〇、〇〇〇名，此數已幾與渠等所宣佈在戰爭一年間損失之總數相等。此一事實，更將上述德方數字之驚人虛僞性暴露無遺。

德軍損失總數，全世界人士已由蘇聯情報部公佈之數字中知悉。在蘇聯作戰一年間，德軍即已損失陣亡人員三、五〇〇、〇〇〇名。

無論如何捏造，亦決不能對德人蒙蔽不容爭論之實況。德軍統帥部關於德軍在東綫之損失所偽造之可笑數字，徒然再度昭示德人：法西斯宣傳一味欺騙，希特勒及其匪幫所發表之報及言論，一字一句皆不能置信。此類數字再度對全世界人士顯示希特勒宣傳之庸俗與虛妄。

一九四二年七月五日

德國人力的損失及人力的泉源

在進攻蘇聯的頭兩個月的戰爭當中，希特勒底軍隊，連陣亡受傷以及被俘的人們合計起在二百萬人以上。法西斯軍驚人的損失，在德國引起了『對作戰前途不安的心情』，這個『是德軍最高統帥部在它關於前一個半月戰爭總結的公報中也不得不自行承認的。衆人皆知，德軍統帥部爲打消這種『不安的心情』，那時即分佈了它大吹大擂的『天衣夜談』般的神話，好像這是蘇軍所受的損失，至於說到自己的損失，則諱莫如深，沉默無言，而自以爲得計。對於近兩個月戰爭的情形，他們也是重彈着這套故調，又是一大套關於蘇聯軍隊所遭受的天大的損失的最蠢不過的大吹大擂的數字。這是對於德國法西斯軍所遭受的損失的最可恥的一個標幟，很明顯地，這種狂吠的用意，就在於欺騙德國人民而造成世界上錯誤的輿論。

爲估計德國損失的一切意義，應先研究一下法西斯德國的人源問題。

根據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七日的人口調查，德國的人口連薩德、奧地利、蘇台德區與麥美爾都包括在內，共計有七千九百四十萬人，其中各種年齡的男子，其年齡在十八歲二十五歲之間者有三百七十萬零二千人；由二十五歲到三十歲的有三百五十六萬一萬人；由三十歲到四十歲的有六百九十三萬九千人；此外，由四十歲到五十歲的男子有四百七十三萬人。年齡在四十歲以上的一級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由一八歲到二五歲的一級，在希特勒底軍隊中受過訓練。這一級的人們正在大戰的災荒與破壞的戰後年光（一九一四——一九三二年），所以在該國的生殖率大減，同時大部分的孩童非常虛弱。最後，由二五歲至四〇歲一級的人們在此次戰爭以前沒有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因爲德國在戰後長久的十五年之中，由於遵照凡爾賽條約，沒有實行義務兵役制

。這一級的人們已在目前戰爭的條件受過速成的訓練了。

在戰爭爆發的前夜，德國已受過訓練及未受訓練的後備兵的比例是相等的。且根據某些統計爲一與三之比，但在一九一四年大戰前夜，這個比例則爲一與一之比。其次，還要注意，有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的人們，是屬於不適宜兵役的人們（就一九一四年——一九二三年中生出來的人們說，這個百分數甚至達到百分之三〇），所以能够被徵入伍的凡四十歲以下的男子，其總數大約應爲一千萬人。

在這個總數之中，應當把留在後方——德國及被佔領各國——的男子減去。這裏，首先是把留在軍火生產中的工人們。現代戰爭和它物質資料的高度的消耗，最低限度，每一個在前綫作戰的人，需要有三個工人在後方替他勞動。法西斯蒂強迫被佔領國中的人民替他在不平等的奴隸條件之下工作，不論在被佔領國當地的企業中，抑或德國，所有的企業，都變爲工人們底一種苦工。其次，在德國之中，僱傭工人之中婦女佔八百四十萬人。但是相當可觀的一部分男子，還是必須留在軍事企業中的。其次，法西斯官僚警察吹牛機關（其中連秘密警察機關包括在內），估計有許多萬男子爲應徵年齡的人們。最後，希特勒派在被佔領的與「同盟國」之中，還駐紮着軍隊、警察、憲兵與官僚。在展開反蘇的戰爭過程中，希特勒德國開始把被佔領各國中的駐軍調到東綫。但另一方面，被佔領各國之中游擊運動在高漲，特別是在南斯拉夫，却迫着希特勒常常加強他底警備隊。由德國方面派調了很多的女子到被佔領國家之中擔任行政機關的職務。然而被佔領各國之軍警隊、挺進隊、警察以及秘密警察的減少，在被奴役人民憤激騷動高漲的條件之下，却給希特勒不少的危險以及最大的驚慌。……

現在，在希特勒調往前綫的軍隊之中，已經可以看到許多四五十歲以上的老兵以及十七歲——十八歲的青年。法西斯空軍現在已痛感到幹部的顯著的不足；幾乎在每一被擊落的飛機上的人

員，都是急忙中訓練出來的十八——十九歲的飛行員。據法西斯報紙「柏林觀察報」消息：目前在士官學校之中已經招收了九百五十五名出征的青年們，即十六歲的青年們。所有這些都明白地證明德國的人源是枯竭了。無疑地，跟着德國法西斯軍隊繼續不斷的傷亡，幹部的缺乏一定使他更加感覺得困難。

希特勒德國人員情形的調查，如果把另外一件事擺起來不談是不完整的。人們都認為：希特勒在德國八年以來血戰辛治，把人們在肉體方面已摧殘了，即是說，他們已被屠殺了，因企圖逃遁而槍殺了，折騰了，形容消瘦了，此外約有二百萬德國人在監獄及集中營之中忍受着慢性的死亡。被法西斯劊子手所屠殺魚肉的犧牲者，都是德國民族中優秀的代表人物們——爲幸福的未來而鬪爭上進勇敢的戰士，對法西斯怪物與魔鬼毫不妥協的敵人。這些法西斯主義的殉難者底家屬及親友們——骨肉之親和思想上接近的人們，也被株連——其人數不下一千萬人。這個是說明成千成萬的德國人，都痛恨希特勒主義以及他們所造成的血洗的強暴制度。

這種情形：秘密警察總長，即殘忍嗜血的劊子手希姆萊早已料想到了，他在戰爭以前，早在法西斯官僚面前所做的秘密報告預言道：『在戰爭之際，我們不僅有陸軍在陸上的戰線，海軍在水上的戰線，空軍在高空的戰線，並且還有第四個作戰戰線——德國內部的戰線』。無疑問地，跟着持久性的戰爭的來臨，跟着紅軍對法西斯生番打擊的增長，跟着德國中不滿情緒以及悲觀失望的高漲，這個第四條『德國內部戰線』，一定要使希特勒匪幫日益寢食不安起來。在最近幾個禮拜之中，秘密警察已經在德國全國逮捕了成千成萬反法西斯的人們，對他們毫不加以審問而槍斃了。據德報所載——祇是得到幾份而已——單在七月之中，被殺的人即在五百以上。在八月之中，逮捕及屠殺的浪潮還要高漲。

在法西斯宰治德國的最初兩年，德國軍事機構的領導人之一的塞克特將軍警告法西斯，成立

無數萬的軍隊，是意味着他們「把頭送在獅子口中」。法西斯最著名的軍事理論家——若爾丹·杜愛以及其他等人——幻想有少數的高度機械化的軍隊而企圖由「人羣的夢魔」中解放了出來。實踐否定了這種理論——在現代戰爭之中，沒有龐大的羣衆，是一步也走不通的。法西斯帶的不得不拋棄「少數軍隊」的幻想之際，却又由於害怕羣衆而企圖乞禱於另外一個東西——乞禱於一種防止羣衆表現他危險思想於聞名的「閃擊戰」了。現在這種孤注的一擲也被打破——法西斯帶不幸面向着衆多的軍隊以及持久戰的不可避免的運命，而且在兩個戰線上作戰或在兩個以上戰線作戰。

在德軍之中還有不少的蠻橫無忌的法西斯冒險準備用一切力量去劫奪殺人；法西斯毒辣的掠奪的宣傳，暴力與壓榨，還要發生着荒謬的曲解的作用；軍官們和士兵背後所架的機關槍還很可怕；軍事法庭對於那些稍微愛好自由的人們還厲行着槍殺。德軍還是厲害的，而且很危險的。全體蘇聯人民還需要用最大的努力以便粉碎法西斯生番，然而希特勒軍隊互解的增長，是一定會與法西斯部隊遭受了蘇軍強有力的打擊而造成的傷亡與失敗一道增長起來的，同時一定會有這麼的一天，不論是軍官們底機關槍，也不論是槍斃，或挺進隊的野蠻，都不能夠逼追德國士兵爲別人或顯然無希望的事情作戰。

在戰爭底進程之中，德軍底力量枯竭而削弱了。法西斯德國損失了兩百萬以上的戰士，這個——就是希特勒軍隊之花，他底精銳的各國與師團，前綫上的一部分——在這些打算用來進行閃擊戰的隊伍之中，希特勒還把他精選的兵力加在裡面，後備兵的不足，迫使德軍統帥部將那些聞風而逃的士兵如義大利的黑衫黨調至東綫，同時很危險地把斯拉夫人組成的部隊，也派出來作戰。不久將一定明示，這些冒險者的步伐將一定如何促成希特勒德國的破產。

劣勢的納粹人力後備軍

日前德國情報部發佈「德意志軍事通訊」之評論一文，分析交戰國之人力後備軍。德國軍事公報企圖証明決不能證明之事，即：民主國聯盟與希特勒集團之人力後備軍均等是也。但希特勒騙子用數字行幻術，如此拙劣，即稚齡之學童，亦極易暴露其騙術。試舉一例：彼等統計實際參加此次戰爭之人力時，竟抹殺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縱將遠東戰場及其所吸收之人力後備軍置之不論，人力之對比亦顯然於德不利也。

希特勒集團各國人口一萬萬六千六百萬，對方民主國集團，則有人口三萬萬九千二百萬。僅計蘇、英、美、加及南非聯邦。單就此數字以觀，即已顯然表示雙方人力後備軍決非均等，實際參戰之民主國家佔一倍以上之優勢，再論應服軍役之人數，希特勒估計此種人數佔全人口百分之二十，與民主國相較，亦決非如「德意志軍事通訊」白費心思所試圖證明之均等也。希特勒集團各國中應服兵役者三千三百萬，而民主集團各國則有七千八百萬，且有一點尚未計及，即：民主國家因生活標準較高，實際上適宜於服軍役者所佔百分數亦較高，此點則該德國評論作者亦承認者也。

希特勒將其在西歐暫時被佔領之各國中一萬萬三千六百萬人口，甚至將其在蘇聯暫時被佔領區之數千萬人口，亦併入其儼然自稱為「歐洲聯盟」之內，此種可憐企圖尤屬妄誕。被佔領區之民衆，不僅爲反希特勒聯盟之潛能，且更爲其直接之後備軍。被佔領國家被佔領區之千百萬男女，一致渴望拿起武器，以最無情之態度殲滅希特勒蠻夷。縱就勞動力之來源方面而言，暫時被佔領區民衆，姑且可以算爲希特勒集團之後備軍者，亦渺不足道，「佛朗哥學日報」日前爲文稱：

『所有年老不可靠之工人與工頭，皆應解雇，因彼等之勞動生產率決不能望其有所提高也』。而『科隆日報』亦發出哀鳴，指出魯爾區勞動力之異常困難，強調『德國礦工之可靠為最重要之因素』。

德方妄想証明軸心國家工人之工作效率，較民主國為高，此種企圖尤荒謬絕倫。吾人苟將一羅國工人與一美國工人相比，或將一德國工人與一英國工人相比，即可見此種武斷為如何可笑矣。

吾人討論法西斯德國之後備軍時，不得不注意希特勒德國已在蘇聯戰場上損失逾一千萬人。此外，並應注意希特勒附庸國對於供給德國砲灰一事，亦並不熱心。目前已可看出若干附庸國相率婉拒希特勒關於新砲灰之要求，一旦前線情況發生變化對德不利之時，必更直接表示辭拒，而為期當不在遠矣。

民主國聯盟擁有遠較希特勒集團為大之人力後備軍。關於此點，吾人應回憶魯登道夫之意見，渠在『全面戰爭』一書中稱：『交戰國軍隊之實力，時常甚至無時不表現為現代戰爭中之決定因素。苟忘却此點，或安於不充分之人力後備力量，而企圖將此可悲之貧乏變為優點，則誠屬大錯』。希特勒黨羽雖作一切統計上之運詞，然不久必將感覺魯氏所言之公正，而拿破崙之言有云：『上帝永遠袒護兵力較大之一方』，彼等亦必將實感其為持平之論也。

一九四二年八月廿八日

我們還在途中，前面的吉凶禍福，我們都不知道『!!』，戰爭還要求我們作新的犧牲！

論後備資源的戰爭

這篇論文與下篇再論後備資源的戰爭原來是一篇文章的兩段，不過，這兩段又不是互相銜接的，但這兩段却是完整的可以獨立的兩段，因為所收到的原文是如此，故分作兩篇發表，特此註明。

—編者—

經濟從來沒有這麼直接地決定過作戰的方法，戰爭也從來沒有引起過這麼深刻的經濟變動，像現在戰爭——發動機和後備資源的戰爭這樣。現在戰爭引起了國民經濟所有一切生產力的無與倫比的緊張。所以，很明顯的，如果戰爭不知曠日持久到什麼程度，那麼，戰爭就一定不能够用戰爭開始時候所蓄積的資源去進行的。時間演進，戰爭的勝負就越過越要依靠在戰爭過程中能夠出動的後備資源來決定了。在戰時增加生產的可能性，後方的穩定性，以及在進行戰爭的中間經濟的措施對於經濟穩定性的維持力——這便是決定後備資源的戰爭勝負時主要因素。

德國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中的敗北，大部份便是由於在戰爭進行中他的經濟資源耗盡的結果。在戰爭期間，德國的工業生產急劇下降。如果把一九一三年時的德國工業產量的指數定為一百，那麼，一九一四年就降到了八十三，一九一五年降到了六十七，一九一六年降到了六十四，一九一七年降到了六十二，而一九一八年降到了五十七。工業產量的下降，便是首先使德國變更戰術，因而引起作戰主動權的喪失，最後招致德國潰敗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從一九三九年九月間德國在歐洲發動戰爭起，一直到一九四一年的當中，德國總在增加着他

的軍火生產，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時候，把無與倫比的大量的人力和作戰裝備，驅使到戰場上來。另一方面，資源再分配的可能性，在戰前時期就已大體上用盡了——經濟的消耗表現極其顯著的尤進。這就是德國工業產量的發展中形成了轉捩點。

「德國作戰器材的生產」，美國外貿易週刊說：「在一九四一年夏季，達到了最高程度。據產業公司的報告，可知目前的轉捩點，是由於原料存貨用罄而引起的。作戰器材的生產，以前所以能增加着，那是由於減少非軍事商品的產量，消費存貨，以及利用被佔領國的工業的緣故。」希特勒的戰爭機構，還沒有完全毀壞，但是，蘇德戰爭了一年以後，德國工業不是以比較開戰時候多些的，而是以比較少些的彈藥和兵器供給軍隊了。

在斯大林指示下，蘇聯經濟遂行戰時的再調整，已產生了完全兩樣的結果。蘇軍現在接到了比較在開戰時候更多的坦克和飛機，更多的彈藥迫擊炮及其他兵器了。在戰爭的過程中，蘇聯的經濟資源，豈但沒有用罄，而且正增殖着。

蘇聯國民經濟戰時再調整的成功，在於事實上蘇聯已經發現種種方法，維持並擴充基本的工業資金，保證國民經濟能獲得原料和燃料，保證工業和農業獲得勞動力，並且解決戰時糧食的供應問題。由於蘇聯政治採取的措施，國內的工廠以空前的規模實行內遷。目前，軍事工業都在德軍空軍不可攻破的新區域以全力開工。

自從對蘇聯爆發戰爭以來，德國的歲出已大大超過了她的國民歲入，德國由耗費她的國民財富，尤其是耗費她蓄積的資本，來解決支付戰費的問題。至於蘇聯，不僅保存了她的主要基金，而且更在戰爭的情況下，進行大規模的主要建設，這就保證若干工業部門中，首先在軍事工業中，尤其是在黑色冶金工業和燃料工業中，主要資金可以獲得擴大再生產的機會。在戰時情況下，蘇聯進行了大規模的主要建設。許多新的飛機和坦克製造廠，都在戰爭期間紛紛開工了。用進

行主要建設的方式，蘇聯就順利地使內遷的工廠重新開工了。

原料的問題，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在目前，依然是德國軍工工業的阿溪里的蹣跚部「阿溪里是荷馬史詩「伊里亞得」中的主人翁，他的母親把他浸在冥河中，使他的身體永遠不能為刀槍所傷。但是，因為持着的蹣跚部沒有被水浸到，後來就因為蹣跚部被箭射中而死了——譯者」。至於蘇聯的工業化，已根本改變工業原料的供應情形。門得雷耶夫元素表內所有一切元素之中，在沙皇俄羅斯時代，僅得到了廿種，而蘇聯在戰爭爆發以前，已得到了八十種元素了。所有一切最重要的原料，在國內都已生產。戰爭要求加速發展供應原料的工業。

鋼鐵工業的成長和鋼鐵廠主要建設的發展，便是幫助軍事工業進步的最重要條件。由於採用最新式技術方法的生產，因而可能在生產能力極大的敞口鑄爐中生產坦克車用的裝甲鋼，可能使用並非專供此用的履鐵機生產裝甲板，並且可能在普通鼓風爐中鑄化炭質鐵絡合金，以便增加高度鋼合金的生產。全蘇維埃社會主義競賽第一個月的好成績，已經表示出冶金員工繼續不斷更進一步改進他們的工作，增加成千噸的五金，以供製造彈藥坦克和兵器。

在蘇聯國內，在科斯尼次克和卡拉干達，已創造了第二處和第三處煤炭根據地，又發展了烏拉爾和莫斯科的煤層。所以，暫時喪失了一部分頓內次煤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引起了大災難的，現在却可以由其他燃料鑄層來彌補了。

蘇聯擁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和一切必要的條件，保證在戰爭情況下可以用原料不斷供應軍事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再論後備資源的戰爭

增加戰爭需要的資源的最重要前提，便是勞動力對工業的供給。

德國企圖對德國工人以及從被佔領國和屬國用武力押到德國來的外籍工人，實施奴隸勞動，以便在戰爭情況中來解決勞動力問題，四百萬以上的外籍工人和俘虜目前正在德國被剝削着。用這些方式補充勞動生產力，使勞動生產率受了極顯著的影響，「慢慢工作！」這口號由那些被武力驅使到德國兵工廠里來的波蘭工人捷克工人法國工人聽起來，一定會很得人心的。由於德國糧食供應情形惡化，工人身體虛弱，以及由於主要資本耗盡，陳舊的裝置不能照常更換，自然使勞動生產率更低下了。

蘇聯經濟制度，擁有在戰爭的情況下用勞動力供給它的經濟各部門的無窮的可能性。第一，蘇聯的國家足以使蘇軍的隊伍中以及物資生產方面的人口，保持着比較別的國家高些的百分比，國民經濟動員方面最重要的措置，便是全國勞動力的再分配，目的在於提高從事物資生產的人口所占百分比。在戰爭的最初幾天中間，就有成萬的婦女走進工廠工作，以代替已經上前線的她們的兄弟丈夫和兒子。職業學校和藝徒學校便成了補充工業勞動力的另一個異常重要的源泉。勞動階級的補充源泉，生產過程和裝置的經常改進，以及蘇維埃工人的最熱切的愛國情緒，就造成了在戰爭期間更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條件。

糧食儲備在戰時具有較大的意義。

在現在的戰爭中，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樣，德國企圖由有組織的挨餓，勞動羣衆的體力消耗，並且由在被佔領的國家中無恥的掠奪，來解決糧食問題。德國因無法完成擴張農業生產

的任務只有走繼續限制消費的路，自從向蘇聯作背信棄義的進攻以後，就格外糟糕。

蘇聯經濟制度，佔有重要的優勢，對於解決糧食問題大有貢獻。在戰時，蘇聯已達到存糧大量集中在國家手中的任務，這就保證這些儲備能作合理的分配和運用。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中可出售的生產物所佔百分比很高，這就可以把大量糧食直接運交軍隊和都市，而同時能滿足鄉區民衆的需要，在小農耕耘和國度中，動員工人到軍隊，自然會引起農業生產的低落，而大機械化的集體農場生產，却有一切必要的先決條件，可以順利克服這些困難，蘇聯政府已採取了若干有效的措置，以援助農業，在戰爭的情況中組織農業生產。為以季節工人供給農業起見，蘇聯黨政最高當局特別規定了動員的程序，把不在工業企業或運輸業中服務的一切身體強壯的市區居民和鄉區居民，一部份機關職員，六年級到十年級學生，大學學生和工業學校學生，一律動員，在集體農場國營農場和機器拖拉機站中從事農業工作。根據優待國防工業工人的原則，而實施糧食券制度，這就可能以糧食生產品供給軍隊，促進增加工業最重要部門的生產，滿足民衆的基本需要，而同時更能節約全國的糧食儲備。對德國法西斯主義進行愛國戰爭一年來的經驗，已證明蘇聯是能够在戰時解決增加糧食儲備的任務的，在最困難的戰時情況下，耕種面積已經擴張了，尤其是在新區域中所種的甜菜根和帶麻的面積擴充得更顯著。蘇聯擁有一切，將來也能够保證軍隊和後方糧食的供應。

到戰爭開始的時候，德國國民經濟就已經動員了，這就不僅在軍事方面，而且在戰爭經濟的組織方面，也給予希特勒若干的優勢。

戰爭以後，蘇聯經濟以歷史中空前無比的速率逐行改組，就經濟服從戰爭的要求的程度說，蘇聯不僅不落後而且跑到德國的前面去了。

試將強大的反希特勒聯盟所可自由支配的經濟後備資源，跟德國和她的屬國的比較一下，就

顯示出愛好自由的各國集團，實在擁有無限驚人的優勢。蘇英美親密戰友關係的鞏固，加強了我們的信念：這些國家的巨大威力，一定能在一九四二年使法西斯德國壓倒，關於在一九四二年使法西斯德國徹底粉碎，使蘇聯領土從德國侵略者鐵蹄下解放出來的斯大林的文告，一定會貫徹的。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羅馬尼亞油產銳減

據新蘇黎世報駐羅馬尼亞記者稱：羅馬尼亞經濟界及政府方面人士，因油產不斷銳減，皆極表憂慮。一九三六年產量共八百七十萬噸，一九四一年已降至五百二十萬噸，而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羅馬尼亞油產僅二百萬噸，故今年產量恐將不及一九三六年產量之半數。產油區之，丹姆波維查區情形最壞，一九三六年該處油田產油五百萬噸，而一九四一年則僅產油一百七十萬噸。其他主要之油區，如普拉荷瓦、布薩及已考各地，石油產量亦皆慘跌。據最樂觀之估計，總生產能力達一千萬噸之鍊油廠，今年所出油產量將不過四百萬噸。石油生產與提煉分量之減少，對於出口自然亦必發生影響，羅馬尼亞政府雖作極大之努力，去年亦僅能以約三百萬噸輸往德國，較一九四〇年減少百分之二五。羅馬尼亞鐵路所需之油，乃國內之主要消費，今年供給羅馬尼亞鐵路之油雖已自一百萬噸減至十八萬噸，而石油之出口仍必較上年度減少百分之十至十五。

【八月二十二日】

德國後備力量的枯竭

德國法西斯蒂，一年前還把對蘇聯進行的戰爭稱爲『輕快的散步』，現在已不得不承認：德國如果不大大超過魯登道夫在一九一七年所實行的後備力量動員計劃，如果不這樣作最大的努力，就不能够作戰了。

希特勒關於戰爭三年來的戰果發表的言論以及對於戰爭繼續發展的前途的檢討，是特別耐人尋味的。

『沒有一個人會經預見到東線會引起了這樣的困難』，德國勞動陣線領袖萊氏最近在『干預報』上說：『如果我們不把全國整個組織的努力都集中在單一的目的，就是增加軍火產量的上面，那麼，我們要達到死亡線了，我們就決不能够有所進展了。』

一九四一年十月初，希特勒還確信對蘇聯必能取得速勝，大言不慚說：『跟第一次世界大戰已完全不同，德國現在擁有不可限量的軍火。全歐的軍事工業；都供我們自由支配。已經達到的產量水準，是決沒有限制的。我們能够使它不斷提高。』

蘇軍予希特勒戰爭機構的嚴重打擊，已使他在人力和作戰裝備方面受了這樣無限驚人的損失，把他儲存的現已耗乾到這樣的程度，希特勒匪徒現在談起軍火來：『不得不用完全兩樣的態度了。』

戰爭的第三年，使希特勒德國的後備力量的問題更極端惡化，作戰物資的消耗比補充的速度要快得多——儘管事實上希特勒戰爭機構擁有全歐的資源可以自由支配。

『柏林交易報』在最近一篇檢討工業情形的文章中，指出：德國戰爭經濟中『瓶頸』數目的

激增，該報說：這是「因為生產沒有能够趕得上消費。」

德國人力和物資的後備力量不斷增加的消耗，在極大的程度上，決定了希特勒高級統帥部對於目前在蘇聯的夏季出征的戰爭計劃。德方缺乏足够的兵力，不能照去年的規模在所有各路進行攻勢。

萊氏在「十預報」上述的這篇文章中，檢討德國在持久戰中的將來的前途說：「一切都要看我們在兵器 and 彈藥的總產量方面將是否能够保持優勢而定。我們的大多數兵工廠，雖然都增加產量，但是這是决不够的。在軍隊實力和資源儲備方面，敵人是這麼強大，我們必須用最大的努力去奮鬥。現在我們必須想出新方法，利用每一個人，利用所有的物資，利用每一架機器而毫無例外。」

早在七月間，軍火部長斯培爾，就下令動員所有一切鋼鐵，備儲徵集廢鐵運動，在秘密政治警察監督下開始了。從德國報紙所披露的訓令看來，斯培爾並把關門的各廠中全部裝置都歸在廢鐵一類的。德國法西斯蒂決定把德國大約三分之一的工廠中的全部裝置都重新鑄化以便省下勞動力、原料和燃料給兵工廠用。希特勒匪徒的行動對德國工廠既然會這樣毫不容氣，他們重新鑄化被佔領各國中現在停頓的那麼多工廠的裝置，就一定覺得更無所顧忌了。關於這一層，戈林已經對帝國專員和行政長官頒發相應的訓令，告訴他們：被佔領國中的工業，是德國的「戰利品」她能够任意使用的。

法西斯經濟學家解釋所以必須擴大動員鐵的儲備，所舉的理由說：這樣會節約許多煤炭，並且可以省得用鐵道和水路運輸鑄砂和煤炭。現在所以必須節約煤炭，那是因為事實上，煤炭目前在德國是當作製造許多代用品的原料使用的，可用以製造綜合熟料，綜合橡皮，若干合金和五金代用品。德國在一九四〇年，用了她的煤炭產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和電流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五，以

製造出各種代用品。

從意大利『太陽』報所發表的統計中，可以看出德國戰爭機構已消耗了多少的煤和鐵。在戰前的最後一年，德國開採了一萬萬九千萬噸的煤。佔領了波蘭的、法蘭西的和比利時的煤礦區以後，一九四一年，煤的產量增加到三萬萬噸。戰前，德國鐵的產量達一千九百萬噸，而一九四一年，包括被佔領的各國，鐵的產量已增加到三千萬噸，但是，雖然有這麼大量的煤鐵可以供德國自由使用，還是不能達成法西斯蒂的工業規定的任務，以便彌補在對蘇聯作戰的十四個月來所受的龐大驚人的損失，更談不到蓄積存貨了。

法西斯蒂所採取的經濟措置，分明昭示我們：法西斯高級統帥部決不能夠希望在目前向蘇聯南部的攻勢戰役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自七月以來，德國報紙就開始大談行將到來的戰時第四個冬天的困難。說到收成，最近佛郎克學日報說：『對於收成決不能夠懷抱什麼特別的希望。即使有什麼希望，那也必須彌補耗盡的儲備，而節約運輸工具。』別的報紙也說：『民衆必須準備更進一步減少口糧，因為軍隊的需要不斷增加』。漢堡日報說：『無論如何，苦撐始終是主要的任務』。且德國人民因為對蘇聯的戰爭困難日益增加，都異常抑鬱沮喪，因為深恐敗北，深恐受到最後的報復，德國人民還忍受對他所需要的犧牲。但是，希特勒匪徒現在正企圖實現的後備力量的動員新計劃，已招致了這麼激化的飢饉現象，引起了這麼超人的緊張，德國人民決不能夠長此支持它了。

在蘇聯戰場上，希特勒戰爭機構正喪失它的力量，現在就要靠蘇軍和它的堅強性，靠它對敵人打擊的力量——加速希特勒德國一蹶不振的軍事的潰敗。

一九四二年八月卅一日

對蘇作戰一年後的德國原料儲備

德國常常依靠那種大量的原料如有色金屬、原油、棉花、羊毛以及苧麻的入口。不列顛的封鎖有效地封閉了到德的一切海外航路，同時當德國進犯蘇聯之際，他底陸上的交通要道也同樣失掉。德國現在完全靠她自己的生產以及她在近年的儲藏。

德國原料儲藏的消耗，在反蘇戰爭之前比較地要緩慢些。在反蘇戰爭之前，戰爭是採取着短期戰鬥的形式，且一連停至數月之久沒什麼行動，所以當時消耗低而容易由國內的生產補充。

同時，丹麥、挪威、比利時、荷蘭以及對法國的征服，在這些國家之中給希特勒以大量豐富的原料儲備。德軍在肉獲了法國為戰爭所儲積的龐大的燃料之後，所得尤其豐厚。在西方所繳獲的種種色色的無數軍器及軍備，於是便減輕了德國戰爭原料的要求以及所儲備的消耗。

一年來的反蘇戰爭，侵吞了德國的原料供應。這個可以確實地說一句，在蘇德前綫上十二個月來酣戰不息的戰鬥，擊所擊吞了的德國的原料，已有德國軍隊前此一切作戰時所需的兩倍。不僅如此，人員的驚人損失，迫使希特勒由工業中抽調了成千成萬的工人，以便彌補前綫上的缺額，而結果不可避免地又引到了生產中的降落。

以下就是德國在最重要的原料方面的情形的一個簡畧的敘述。

德國雖在戰前有相當儲積，可是嚴重的煤荒仍籠罩着。這種煤的奇缺其原因一則是由於大量的鑛工被動員到軍隊之後，結果招致來產量的低落，再則也是由於所剩工人們營養的不足所招來的低下的生產量，三則由於生產化合汽油，鉛，化合橡皮以及人造纖維等等，需要有大量的煤的供給，至於鐵路所耗之煤，則由於經常不斷的往來運載，所耗更大。除此以外，德國還需於每年將

煤運入義大利一千二百噸以便製造兵器。法國、丹麥、及挪威一向缺煤，在先還由英國輸入。

煤的缺乏，其日益尖銳的程度，竟使對德非常重要而用以交換瑞典大量鐵礦的煤的輸出，亦於一個時期停止了。

德國遭受着油產的得大的缺乏。蘇德戰綫上德國作戰機械化無窮的消耗，使她液體燃料的儲積大感枯竭，根據『石油界』雜誌，羅馬尼亞一年所產之油，最多不過四百二十萬噸至四百五十萬噸，所有其他歐洲各國——德國、匈牙利、阿爾巴尼亞以及阿爾薩斯，勞倫——的產量，數總為一百二十萬噸。在納粹佔領的國家之中一年之出產不上五百萬噸的化合物。總計德國所掌握的油產，每年約為一千萬噸或一千一百萬噸，這裡還須再加一百萬噸的燭及火酒。

在開戰以前，現今被希特勒統治下的各國，每年約輸入一千九百萬噸的油料。如果四百萬噸的油料是留存供軍事目前之用，那麼民用的消耗即已達一千五百萬噸。縱然非軍事的消費已減至最小限度，然在戰時其全部的消費還一定很大，特別是在德國有幾千輛坦克及空軍經常作戰於蘇德戰綫之際，法西斯蒂底油的消耗，在軍用及民用兩方面而言，計算起來一年需二千萬噸。總而言之，他一年的產量總計約為一千二百萬噸，而他總的消耗量則已達二千萬噸。甚至根據這個概略的數字，我們也可看出德國油的儲藏是在空前減退中。

潤滑油也奇缺，羅馬尼亞底油田，其潤滑油的產量不僅非常之少，而且質量亦很惡劣。在許多方面，德國不得不借助於橄欖油，然此種油料不僅非常不經濟，遠遜於實質之潤滑油，而且是一重要的藥料。

在德國，鎳鋼以及鋅的缺乏也很尖銳。挪威及芬蘭是兩個唯一出產鎳的國家，但為數太少。南斯拉夫及匈牙利祇出少許的銅，歐洲完全不出鋅。

所以致堂上的鐘早已被取下了，所以有鎳幣及銅幣就連最後所剩的一文也都一律由市面上搜

刮去了，甚至用金屬做的兒童玩具以及傢俱，除鐵而外，也都被徵發而去。所有這些金屬，都減少到最低限度。金屬的缺乏，即在德軍砲彈的質量方面也開始表現出來。

納粹的紡織原料的儲藏也枯竭了，在戰前單祇德國就被迫輸入約一百萬噸的棉花、羊毛、苧麻及亞麻。這些供應品，大部分都是德國今日與之作戰的國家中運來。

歐洲底棉產年約達五萬噸，羊毛比較多一些。但是德國還不能完全得到這些東西，因為有一部分農民們已把它留下供自己使用了。不到十萬噸的棉花與羊毛輸入德國，但是就是這宗東西也不夠彌補軍隊已穿破了的棉衣。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樣，人造絲、破布、紙頭都已常常感到原料的不足。

許多星期以來，德國已從民間蒐集各種舊的衣服以充紡織工業的原料。但是要人民讓出他底舊衣是不甘心的，因為即使是舊些或已穿破了的衣服，總比紙做的新衣要好的多。

最糟糕的是皮革方面，尤其是做鞋底的皮子。在戰前，此項材料有很多是由阿根廷，烏拉圭及澳洲輸入。歐洲劣等的牛皮不適合於做鞋之用。人民穿的鞋是用木頭、草、蘆及鉛所做的鞋底。

德國底儲備已完結了，在不久的將來，他就是供給軍隊以比較結實的鞋襪亦不可能了。

這一個一定會使很長的一系列的戰畧原料枯竭，使德國在戰畧原料方面遭受極端的缺乏。此外還有木材、錳、鉻、鎢及其他金屬亦感不足，至於藥品的供應更不必說了，再重覆一句，原料的缺乏，正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同，最後一定是引導德國軍事失敗的最重要的因素。

一九四二年六月

困難重重的德國經濟

據新維也納日報稱：德經濟部長蘭得夫果，在漢諾威舉行漢諾威布朗斯威克區政治及行政重要工作人員會議席上，發表演說。據稱：德國仍面向持久而艱苦之鬥爭。此種鬥爭因德國資源人為原料及運輸消耗之故，而益感困難。同時欲添增勞工及取得必要戰畧原料之困難，日益加甚。運輸工具之耗損已達於極點，而當戰爭在進行之際，大規模修理實不容考慮。因數段鐵路情形已極為危險而不得不予以關閉之故，即軍事運輸，亦必須減少。在最近將來，有減少各城市燃料乃至食糧供應之必要。人民不得不忍受若干新困苦，務須嚴格遵守「節約法令」。蘭氏聲明謂：若存任何幻想，以為可使用在東方佔領區中之原料或食糧，誠為愚不可及。此節尤饒興趣，渠謂：「欲使此種幻想變為可能，必須先化費大量之精力。需要強有力之駐軍、工程師、機械、勞工與時間」。最後，蘭氏承認：德國與其附庸之間亦發生衝突。據稱：「英于新歐洲之人民表現過於利己之態度」，「彼等之同意盡其一份子之力量以建設新歐洲，僅在求得暫時之利益」，且「不願考慮德國已陷入曠日持久之戰爭泥淖，自然未必能履行對渠等之義務」。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戰爭之三年，業已過去，何方將獲勝利，已甚明顯。進攻俄羅斯係德國最大之錯誤，歐洲被征服之人民，皆表示抗議，並期待報復之一日。

——瑞典哥德堡商業新聞報

德國戰費之膨脹

德國之戰費，目前已較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之戰費超過兩三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戰費之總額，據美國鮑加特教授所估計，達四百萬萬美元，據德國前財長嚇爾斐區估計，達一千四百七十萬萬馬克。戰爭每月耗費二十九萬萬馬克。

根據關於德國歲入及其國債之增加兩方面之正式統計，欲概算德國現在之戰費並不困難。在德國，財政年度開始於四月一日，結束於次年三月三十一日。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戰爭之最初七個月內，德國之收入達一百四十五萬萬馬克，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財政年度中，收入達二百七十五萬萬馬克，在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收入達三百一十六萬萬馬克，在最初二十八個月之戰爭期間，共為七百三十六萬萬馬克。

關於國債之增加，發表相當之數字至為遲緩。在最初兩年之戰爭期間——自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二年八月底，據官方統計數字，國債已增加七百三十萬萬馬克。關於過去六個月來之數字，迄今尚無可資引用者，惟戰費已因東線進行大規模之軍事行動而急劇上昇，吾人即可推斷：在過去六個月內，國債當已增加約三百萬萬馬克，此數遂使整個戰爭期間，國債之增加額，達一千零三十萬萬馬克。而德國之支出一項，在最初二十八個月之戰爭期間，則達二千七百六十萬萬馬克。

國家全部歲入中，除供軍事之需外，其他之開支實僅佔極小之部分，反之，希特勒自所佔領各國——法、比、荷、挪等所擄取搜括之異常龐大的鉅款，尚未包括在支出項內。故德國實際支出之戰費，必仍超過上述總額。因此可知，當最初二十八個月之戰爭期間，德國平均每月耗費六

十三萬萬馬克，較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增兩倍餘。

當吾人檢查其戰費之原動力時，則光景遂益呈黯淡。每六個月之戰費，均以不斷上昇之速率累增。爲簡單起見，吾人姑不計及稅收，而僅以審查德國國債之增加爲限。在一九三九年四個月間，德國國債平均每月之增加額達十七萬萬五千萬馬克，在一九四〇年前六個月內，爲二十五萬萬馬克，在一九四〇年後六個月內，爲三十二萬萬六千萬馬克，而一九四一年前六個月內，則爲三十八萬萬馬克。關於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吾人尙無完全之統計，然毫無疑問，在此期間，德國國債之增加，每月必不在五十萬萬馬克以下。

德國經濟決不能長期支持如此大量之出血。通貨膨脹業已開始，德國財政之崩潰實不可避免也。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一日

在德國獲有「誠實之名」的第特里區，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向世界人士宣稱：「德軍已在東戰塲取得決定性的最後勝利」。又說：「紅軍確已不復存在，因此毋庸進行冬季戰役矣」。最近，第特區對義大利記者說：「謠言有害」，對西班牙阿利巴報記者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說謊固能欺瞞許多人民與許多國家，惟時至今日，已不復可能矣！」至於爲何不復可能，第特區則未加說明。

德國通貨膨脹

最近關於德國硬幣及紙幣總額之官方統計，顯示戰事爆發以來，通貨膨脹之劇增。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紙幣發行總額，與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相較，實際上業已倍增，達二百一十萬萬一千一百萬馬克之鉅數。同期內，硬貨之發行額不僅絕未增加，反形銳減。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紙幣粘貨幣總數百分之九十，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紙幣發行額超過硬幣七倍——而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則已達十三倍。僅一九四一年一年，紙幣却增加五十五萬萬馬克。一九四二年通貨膨脹之發展愈益迅速。一九四二年第一季中，紙幣發行額之增加，超過一九四一年第一季數字之六倍。

「新蘇黎世」報檢討德國目前財政情況稱：德國政府雖公佈若干新的財政上之法案，然亦未能應付通貨膨脹之增長。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

我們正對全世界最大的軍事強國作戰。我們的任務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征服她。這個任務是特別困難的，因為在遠東戰局的演變是很緩慢的。沒有一個人能夠像俄軍統帥部那樣拖延戰局的演變。沒有一個人能夠像俄軍統帥部那樣不動搖。而把形勢轉變為對自己有利。

——德國第特瑪爾中將【九月二十三日】

德國已無存糧

準備戰爭的時候，希特勒政府企圖把農業生產增加到這樣的程度，在戰爭的情況中，要能夠完全供給德國的糧食需要。然而，這種企圖已完全成爲泡影了。法西斯制度已損害了德國的農業，結果，使農業產量只有逐年減少的趨勢。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八年之間，德國的耕地減少了約一百萬公頃。據官方統計：在現在戰爭之前五年間，農業勞動者離開鄉區地方的，不下七十萬人。法西斯的物價政策，對於格外加重農業產量逐年減少的趨勢，也很有影響。一九三四年穀類的生產，以每一人口計算，尙達三七一點一公斤，而到一九三九年，就已降到三二〇公斤了。在戰時，德國農業的產量更加低落了。

德國目前痛感勞動力缺乏，比在上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更厲害。田地都是由婦孺耕種。他們的勞動力是不充分的，就連法西斯報紙也承認：田里都已雜草叢生了。

因爲大戰一爆發以來，就實行封鎖，從外國輸入的重要肥料，已經停止了。拖拉的牲口和耕種機的汽油的缺乏，以及農產品必須以極低的價格繳納給國家的制度，所發生的影響，都是極其顯著的。

農業中受害最大的一個部門，就是畜牧業。因爲德國畜牧業，一向都大部分依賴外國輸入的濃縮的飼料。德國從巴爾幹各國的進口貨，儘能夠彌補這種缺貨吧了。

戰爭一開始，德國憑証購領糧食，就很顯着不斷地減少了，麵包的消費，已較戰前的水準減少百分之廿，脂肪減少百分之六十五，肉類減少百分之五十，乾酪減少百分之六十，砂糖減少百分之五十。德國法西斯統治階級希望，在戰時極力避免再減少口糧，然而這已証明了是不可避免的。

了。經過幾度還沒有什麼重大關係的扣減之後，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希特勒當局竟不得不把憑證購領的食品分量再大減特減一下：麵包減少百分之六十，脂肪減少百分之二十三，肉類減少百分之二十五。目前的口糧，是不夠維持生活的，它跟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的挨餓的口糧差不多，況且就連這樣可憐的口糧，也未必能够全部購領得到呢。

戰爭的曠日持久，結果也把法西斯帶爲最後戰爭所儲備的存糧已耗盡了。法西斯希望由吸收佔領國的產物來找救濟恐慌的出路，這些希望，是毫無實現的理由的。歐洲若干國家，被德國佔領，引起了嚴重的經濟崩潰，和農業的瓦解。這些國家——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本身就一向需要輸入糧食的，誠然，荷蘭和丹麥，一向輸出大量的奶油、乾酪和雞蛋，但是，這種輸出，只有以從海外輸入大量濃縮的飼料做基礎，方有可能。封鎖一開始，這種進口貨就停止了。德國強盜可以從丹麥和荷蘭榨取出大量的糧食，但是，同時他們却把從這些國家取得糧食來經常供給德國的可能性消滅了。德國佔領軍無耻地掠奪巴爾幹各國，但是戰爭却使巴爾幹各國的農業表現最嚴重的衰落，尤以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爲最厲害。巴爾幹各國農民，反對以農產品交給德國侵略軍，這種抗爭一天天激化起來了。佔領軍使波蘭的民衆，遭遇挨餓的厄運，然而，就是用恐怖的手段也不能強迫波蘭農民將生產品交給德匪去。同時，波蘭農業悲慘的衰微，也把佔領軍所能榨取的資源減少了。所以，對佔領國的劫掠，一點也解決不了德國的糧食供應問題。

德軍糧食情形，今年不可避免地還要惡化下去。糧食的痛感不足，將來對於法西斯德軍一定是致命傷，正像過去對於德皇的德國一樣。

德國大減口糧

德政府宣佈自四月一日起又扣減憑證購領之口糧。據德國官方統計，德國食品之消費量，十餘年來均在着着減少。『德國統計季刊』一九三七年之第一期中稱，與一九二九年比較，每人平均之肉類消費量已減少百分之五·六，脂肪減少百分之五，麵包與麵粉減少百分之七，砂糖則減少百分之十五。自戰爭爆發以來，尤急劇減少，由於實施憑證購領辦法，食品消費量已減少百分之五十。如據一九三八年『德國統計年鑑』所載，一九三七年每一人口全年之消費量，肉類達五·三點二公斤，動物油及植物油二·九點九公斤，魚一·四點二公斤，砂糖二·七點八公斤，小麥粉及裸麥粉一·二八點三公斤。自戰爭開始以還，除從事繁重勞動或特別繁重勞動之工人外，極大多數成年人之平均消費量，規定每月可購領肉類二公斤〔較一九三七年減少百分之五五〕，麵包九點六公斤〔減少百分之二十以上〕，脂肪一點零八公斤〔減少百分之五六〕，砂糖一公斤〔減少百分之五〇以上〕，魚之分配實際上已告停止，因除波羅的海外，魚艇已不能出海捕魚矣。在戰爭之第三個月中間，此種定量，除若干細微之扣減外，至少在紙面上尚能保持相當穩定。時至今日，口糧又將大減，法律規定每日可購領麵包二·八五公分，每週可購肉類三〇〇公分，包括百分之二·五五骨頭在內，成年人食之極感不足，固毫無疑問也。德國所定口糧，本已極低，今德國統治階級又不得不更使之銳減，其故安在？渠等堅稱：由於軍隊、從事繁重勞動之五百萬工人，在德國工業界服務之外籍工人暨俘虜，在在需要增加口糧，結果所至，唯有使民衆犧牲云云。然而此語自然決非真正之原因。蓋德國既在蘇德前線上忍受嚴重之損失，消費者之人數豈但決未較去年增加，反成江河日下之勢。真正之原因，由於德國農產品戰前亦僅能滿足民衆要求額百分之八

士，今因農民與農業勞動之動員，馬匹之徵發，拖拉機燃料之不足，以及化學肥料之缺乏，農產品遂愈益銳減矣。因德方未發表本年度之收穫數字，故農產品銳減之精確程度，不得而知。惟吾人均知世界第一次大戰爆發兩年後，德國一九一六年之收穫即較一九一三年低落百分之二五至三〇。是故目前收穫之銳減，顯然有其更重大之關係。且自戰爭爆發以來，自海外進口的大量之鯨油，魚，小麥，玉蜀黍，及其他食物，即均告斷絕。以往此種不足之額，尙可從佔領區及屬邦，如丹麥、荷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國中採取而來之產物彌補至相當程度。然此類國家，今已被劫掠到山窮水盡之地步，此德國又欲扣減口糧之真正原因也。今年德國之收成必較去年爲尤低，因德國今年所使用之勞動力，拖拉機動力，及肥料等，皆已愈益減少。正因同樣之理由，在最近幾年來，德國統治階級必不得不將目前不足糊口之口糧再行扣減，此亦不容置疑者也。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

盡人皆知，去年冬季猶着夏衣之德兵，在嚴寒之大草原中，處境實屬可悲。希特勒最近之宣言，已明確表示德軍統帥部對於行將到來之冬天，極度憂慮而恐慌。新的冬天對德軍毫無好處也。

——土耳其伊斯提克利之論文

納粹德國農村剖視

世界上還有比用血寫的詭騙更大的詭騙嗎？

當德國勞動的農民大眾回憶起：希特勒法西斯在準備奪取政權的時候，就高唱什麼農民是『民族之血』，誇張而含糊的說什麼『適應民族要求的土地改革』，滿口答應給農民建造『天堂』和『樂土』；而九年來，他們却是過着比地獄還黑暗的生活，他們所得到的却是戰爭底無窮無盡的災禍的時候，他們一定會說：

『希特勒呀，這是血腥的騙術！』

無論如何，血寫的詭騙是掩蔽不了真理的！

看吧！這便是德國農村底一幅浮彫底輪廓：

在一個極端；三萬四千個地主，擁有全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三十八，三十萬個富農擁有全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二十八；而在另一個極端；每人只有田不到半公頃的二百八十萬個貧農，只佔有全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一。二弱，每人只有田半公頃到二公頃的八十萬小農，只佔有全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二。三，每人有田二公頃到五公頃的另外八十萬個小農只佔有全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六。二；每人只有田五公頃到二十公頃的一百一十萬個中農，亦只佔有全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二十。六。在土地所有者的總數中，佔有一百公頃以上的大地主，總共不過百分之〇。八，佔有二〇。一—一〇〇公頃的富農也不過百分之一〇。四，而佔有半公頃不到的貧農却有百分之二七。七，佔有半公頃至五公頃的小農却有百分之五三。七，佔有五公頃至二十公頃的中農却有百分之三十五。根據一九三九年真理報所載德國一九三一年之人口調查，及一九三九年德國『新世界論壇

「所載之統計材料而成。」

德國的貴族和法西斯要人，都是最大的地主。希特勒的朋友兼德國摩托化部隊的大隊長科保·哥塔公爵，擁有一萬公頃土地。戈林的朋友海森親王也擁有七千公頃土地。安哈爾特公爵擁有二萬九千三百公頃土地。阿爾尼慕斯考伯爵擁有二萬六千七百公頃土地，戈林自己在巴伐利亞也有兩萬公頃土地。希特勒自己在巴伐利亞也有好幾千公頃土地和兩座城堡。許多法西斯「地方領袖」都有土地起碼一千公頃以上。

誰覺得希特勒法西斯從紛墨登場那一天起就掛上招牌「所謂『有利於農業經濟的土地改良』寫上第一號『貨色』——所謂『遺產法規定土地的繼承人必須是日耳曼的血統，無論在任何情形下，世襲的土地不准分割與出賣』，是奇怪的嗎？一看上面這兩幅浮彫輪廓，便會恍然大悟；原來如此！法西斯統治以爲如果他們替地主與富農，也便是替他們自己建立一個『萬世不墮』的『世襲土地制度』，法西斯的專政也總可以『萬世不墮』了！

其實，上述數字，還包含另一種真實的內容：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的集中也在農業中間產生。在農業生產的集中情形下，農民所受的剝削尤爲殘酷。比如，越是土地集中得厲害的東普魯士，農業工人的生活條件也越艱苦。在東普魯士，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七十三，屬於地主和富農，百分之三，屬於小農，百分之〇，九屬於貧農。而東普魯士農業工人的工資比全國農業人工資要低百分之四十，比萊茵河流域農業工人工資低百分之六十。

法西斯專政在農村中的目的在於樹立能對反動金融資本起保鏢作用的富農階層，因而就更加促進了農村中的分化。無土地的農民是不斷增長，如據統計，自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九年，佔有半公頃不到的貧農增加了十一萬六千戶，如以每家四口計算，則達四十五萬之多，而佔有二公頃至五公頃的小農則減少了三萬四千戶。無牛的農戶目下已達全體農戶的百分之二十四，無馬的

期已達百分之六十五。

法西斯更藉口所謂「復興民族」而其實則是爲了進行侵畧戰爭的冒險，直接掠奪了農民。因「軍用徵發」即開徵軍事公路、飛機場、築城、軍營等」而縮小的農民土地，單是一九三八年即爲一百二十八萬二千^{海克}，等於全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四·五。

爲了進行戰爭，法西斯在農村中實施着嚴格的「農業統制」。農民不能自由處理自己的財產和經濟：無權殺一隻豬，也無權殺一隻雞。自一九三六年起，希特勒法西斯就編制有專門的「戶籍冊」登記農民所有的一切，母雞每天生的蛋，母牛每天分泌的奶都有登記，農村中農產品的自由買賣也被禁止。農民被迫以官定的極低的價格將自己的出產繳納給政府所特設的機關或賣給有購買特權的批發商人，如果不按照規定數量繳納，農民的財產就要被拍賣。希特勒爲了監視農民，派有像蝗虫一樣多的法西斯官僚和流氓到農村各種政府特設的機關服務，這些人都自稱爲農民的「領袖」。而其實則是秘密警察的代理人。這樣的人一共就有五十萬名，難怪法西斯農業部長達爾廉有一次吹牛說：他們在每一家農戶都派有一個「監督」！

超過農民經濟負擔的賦稅和各種特別捐，使得農民簡直喘不過氣來，而金融資本經過農村高利貸者「也便是地主和富農」更榨取了農民最後一點脂膏，勤勞的德國農民大紫負着龐大驚人的債務。據瓦爾加氏的估計，在一九三八年，只有百分之〇·三的農民，即差不多三百個農民中只有一個農民不負債，農民負債總數等於農民財富價值的百分之七十。不錯，法西斯農業政策中有一項「消滅利息奴役」的規定，不錯，希特勒上台後，頒佈過命令減低借款利息和延長還債期限，所有這些好聽的辭令，也的確首先就會暫時迷惑過這些失望於「魏馬」共和國政策的農民大眾，可是過後農民就看清了：得到利益的還是只有地主和富農。因爲地主和富農才是農場的直接經營者，而銀行和儲蓄會辦理的農村借貸的主要對象也便是這些地主和富農。只經過了地主和富

農的手，以高利貸的形式才落到廣大貧苦農民的身上。

戰爭更給農民帶來了空前的災禍：首先，農村中大部份青年壯丁都被動員到前線充當砲灰去了，而農民所有的一切糧食、馬匹、車輛等等，也都被徵發去作了軍用，其次，各種耕種材料，化學肥料的價格都在不斷的增長，特別是化學肥料，德國感到嚴重缺乏，已經消耗的土地本來就不很肥沃，而農民又限制了不能作集約的經營，農業生產便一天不如一天縮小起來。因此口糧也被政府減少了又減少了，農民都只可挨過着這越來越厲害的飢寒交集的生活。

「德國農村中已感到嚴重的勞動力的缺乏，但這種情形，還不僅是軍事動員的結果，早在戰爭爆發以前，德國農村就存在着勞動力的缺乏的恐慌。農民從土地上逃亡是這種恐慌的最直接的原因。農村中底劇烈的化分和農民經濟的破產，逼迫農民不能不背鄉離境，出外謀生。但往那里逃呢？法西斯德國還不是到處都是黑暗的『監獄』？結果，這些逃亡的農民不是成爲途途中的餓殍，便是在城市裡變成廉價的工業勞動後備軍，或成爲政府勞動服務營的『俘虜』。據不完全的統計，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從農村中逃亡的即已達一百五十萬人。單是東普魯士，每年因逃亡而引起的人口減少，即達百分之二·六。這，就是法西斯報紙也不得不承認并表示極大的焦慮。『國社黨農報』就曾稱這種情形爲對於德國後代的威脅。希特勒企圖徵發外籍工人到德國農村中從事強迫勞動來克服這一勞動力的缺乏的恐慌。在德國的外籍工人據統計有二三百萬之多，其中大部份是從事農業的勞動。實際上，這些外籍工人都是成了德國農業經濟中的勞動奴隸。希特勒已經在這種徵發外籍工人從事強迫勞動的基礎上建立起了奴隸勞動制度！

但，誰也會懷疑，在廿世紀的五十年代，建立奴隸勞動制度能够改進農業經濟。事實的回答是：無論法西斯爬虫如何想盡方法，從提高農業經營的利潤，到建立奴隸勞動制度，都未能提高農業的生產，而相反，德國的農業生產是在一年一年減低。因此，法西斯在其『農業政策』中所

標榜的自給自足的任務，始終都沒有而且永遠不會完成。比如：據瓦爾加氏的估計，便是在一九四〇年，德國農業生產也只能保證國家糧食需要的百分之八十二。米高揚有一句著名的笑話：『從前，德國是以香腸著名的，而現在呢，著名的德國香腸却入了蘇聯的國籍！』一九四一年五月間，在德國的萊斯拉夫里地方舉行過一次『農產品展覽會』，法西斯報紙一致欺騙這次展覽會是『農民福利增長的象徵』。可是，實際上，參觀者在展覽會中只看到許多女人的裸體像，空着的牛油桶，還有貼着招紙『也要牛油，也要大砲』的兩尊大砲，以及許多種類的代用品，甚至著名的德國香腸的代用品。這那里算什麼『農業展覽會』呢！

當然誰都用不着奇怪，在這樣的農業狀況之下勞動的德國農民大眾，怎樣地根據自己的經驗把希特勒法西斯用血寫的誑騙揭破了。他們對法西斯統治階級的不滿和義憤正在逐日增長起來。爲了自己和自己的妻子兒女不致餓死，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收藏了起來。法西斯爲此在農村中特別提出了『糧食戰鬪』和『牛油戰鬪』的口號，德國農民大眾與法西斯是在日益劇烈的鬪爭着。

一九四一年四月

時事小叢書之十

蘇德戰爭以來的蘇聯

預 告

不 日 出 版

希特勒的「歐洲新秩序」

在戰勝法國之後，在法西斯的宣傳中出現了一個新的口號，——「歐洲新秩序」。

「歐洲新秩序」——這個是表明德國法西斯主義奴役歐洲的綱領，這個是德帝國主義在歐洲大陸上統治的新的公式。

整個歐洲大陸連義大利包在內，必須永遠受德國的宰治。

在經濟方面，這是說：德國一定要榨取全歐洲，它一定是歐洲的工業和工廠，其他國家則為它農業的和原料的附庸國，一切歐洲的國家必須變為德國的半殖民地。

在軍事方面，這是說：其他歐洲各國工業的凍結，永遠保證德國在歐洲的武力統治以便它永世榨取其它國家，其他一切國家必須處在德國底軍事管轄之下。服從德國統治的歐洲，必須同時是德國獨霸全世界的軍事根據地。

在社會方面，這是說：恐怖政策必須擴張到全歐洲，勞動人民必須處處完全被剝奪公權，民自主自由到處必須被消滅，人民必須淪為法西斯的奴隸。

在民族方面，這是說：德意志人必須成為統治的民族，歐洲其他一切民族必須置在他們底統治之下。法蘭西民族為非洲黑人化的不純潔的種族，所以不應該佔取任何的地位，斯拉夫人民：波蘭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等等——必須像無什麼價值的人們而為德國資本主義不熟練的勞動力，猶太人，如果他們到那個時候還沒餓死的話，就應當把他們由歐洲趕出去。

一句話說完，現今對被佔領國家的劫奪與奴役必須在「歐洲新秩序」的名義之下有系統地永遠執行！

X

X

X

X

當然，「新秩序」的宣傳者企圖蒙蔽這種結果在於奴役歐洲的「秩序」的本質。被佔領國家人民的怨怒，他們對侵略者的憎恨，必更加深入，他們底反抗必愈為強而有力。如果希特勒及其匪幫不敢公然拿出他澈底改變歐洲各國為德國殖民地地的計劃，所以希特勒匪徒企圖掩飾他真正的計劃，但他自己的話和他很多的行為已揭露了它。

現今德國的法西斯統治者，企圖首先攫取歐陸上的工業國，這種事的進行採兩種步驟：第一，直接的利用政治手段穩重要的工業區合併於德國版圖之內，這樣，合併於德國的重工業中心就有盧森堡，阿爾薩斯、勞倫、上西里西亞、捷克、以及波蘭的西部和紡織業中心維得斯，這樣，根據經濟學家們的計算，擴張後的德國便在其疆域之中有歐陸工業人口的百分之四三，與其鋼鐵總量的百分之七五（註一），第二，德國的財政資本，首先是戈林康采倫，把「大德意志」疆域以外的工業企業完全歸自己掌握，德國駐佔領國的軍事當局公然強迫資本主義的企業將其決定意義的一部份股票讓與德國資本家，當然，這種讓與，是不出一個代價的。譬如在比利時與北部法國，在匈牙利以及義大利——所謂德國的「教睦之邦」——就是這樣作的。德國法西斯主義把在德國刺刀統治之下的一切國家的大工業都歸他支配。

然而法西斯蒂決不以工業統治為滿足，他們想成為被侵略者一切經濟生活的主人，想把這些國家變為德國經濟的附庸，這個在德國經濟部長芬克綱領式的演說中說的很明白（註二）：

「利用與歐洲各國簽訂長期經濟協約的手段，應當是要能够使歐洲各國的國民經濟，將其生產品長期有計劃搬運到德國市場上，如像長期運交一個有保證的購買者……在另一方面，將來在歐洲市場上，最好先能出售德國的商品」。

這個是說德國必須成為統治的工業力量，而其它國家必須供應德國的需要而供給它以原料和食糧。

法西斯叫囂的大言不慚是無限界的，法西斯帶給法國人民一個「耕種自己良田」的忠告，即

是說把法國變爲農業國。

甚至蘇聯，這個大工業武裝以現代最進步的技術的國家，芬克先生也胆大地把他列爲德國原料的供給者！他在我們上面所引的一個演說中說道：

「我們與俄國訂立了一條非常合適的商約，俄國——自然所造成的高度發展國家的補充。我們擁護這種意見：俄國在將來愈益發展爲原料的供給者和德國工業品的購買者。」

應當注意，法西斯部長這個宣言，是在一九四〇年他必須掩飾法西斯對蘇聯的野心時而發的。將蘇聯各族人民包括在「新秩序」之中，這在法西斯主義的文字中，是意味着消滅他的獨立，使他日耳曼化，變爲奴隸，以及成千百萬蘇聯人們肉體的摧殘。

法西斯蒂食人獸布特勒，戈林及芬克想無情地掠奪歐洲一切的國家，如像在近幾年來它依賴的巴爾幹國家中所爲者，這些國家像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能够在近幾年申不把自己的農產品銷售在本國市場，而單單賣給德國，他們沒有其他的購買者。然而德國却不對匈牙利的食糧，玉蜀黍，以及羅馬尼亞的石油給以報酬，他欠下了很大的一筆債，他們在他們本國的帳上祇寫下了一筆空帳，這些國家必須以其農產品交換德國的工業品，同時往往是交換到他們所完全無用的。德國把它的照像機、腳踏車、藥品、顏料以及其它在這些國家中完全無銷路的商品，充滿了這些國家。

在對這些依賴德國、依賴德國金融資本的農業國家劫勒，採取着種種的步驟。

德國隨意把他在巴爾幹所購買的各種農業品的價格壓到最低的程度，壓到比世界市場低許多倍的程度，德國任意決定那些工業品是用來抵還這些國家農產品的價格的。德國不供給這些國家以生產手段以便阻碍他們本國工業的發展，而是賣給他們消費品。德國又把他賣給這些農業國家的工業品——一般地說通常是他自己用不着的——的價格，隨意提的很高，比世界市場上的價格提高許多倍。

這種掠奪的方法給了德國法西斯主義那樣大的好處，以便他在戰爭期間對一切被佔領國也來利用。德國法西斯蒂聲稱道：

「不言而喻，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九三九年的經驗，特別是在戰時所獲得的經驗，必須於戰後組織歐洲經濟之時亦利用，絕對不許談自由、放任貿易以及自由繳付行動的恢復」。【註三】

當德國法西斯蒂「理論家」雷電交作地反對「黃金統治」及金幣通貨，而斥國際自由貿易為「無政府」貿易為英國「金融寡頭」所固有的一種制度之際，其目的即在於將歐洲諸國排斥於世界貿易之外，並且繼續在束縛他們的「歐洲新秩序」的範圍中去剝削他們，法西斯蒂欲將歐洲與全世界變為德國的殖民地。

希特勒對「按新制組織的」歐洲的軍事統治，必須由德國現今對他「同盟國」——義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所採用的手段來保證。

首先，德國控制了這些國家之中的一切軍事資源的生產，以及他全部的軍事工業。「強大的盟國」義大利，其軍事工業依賴於德國煤炭、鋼以及化學生產品的供給，當希特勒停止這些供應之際，義大利的軍事工業即遭受了最大的困難，希特勒對於小的國家更隨便，他奪取了他們的軍火企業，比方戈林公司就把捷克及羅馬尼亞底大軍火企業霸佔為自己的，並對於匈牙利的軍火企業「獲得支配」。

其次，希特勒不僅把德國的警備隊和秘密警察調到佔領國之中，且調到了他底「同盟國」。希特勒借「援助」之名控制了義大利重要的飛機場，義大利底鐵路，亦被利用保證煤運的實質為德人所管理，在匈牙利、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德國駐屯軍事實上在統治着，希特勒及其匪幫且欲用這種方式在整個「按新制組織的」歐洲去樹立他底軍事統治。

法西斯的恐怖政策，勞動人民的壓迫及不自由，凡此由一九三三年以來統治着德國的，必須

利用「新秩序」的措施移植到全歐洲。希特勒及其匪徒野蠻地推翻了民主，言論出版的自由，一般地以及勞動大眾的一切意志的表現，一切獨立的組織，一切階層的職工會以及一切政黨，除法西斯的而外，都不許存在。凡法西斯主義奪得政權之地均被封閉及解散。希特勒匪幫鼓勵一切依賴於他們的政府走上完全壓服民主的恐怖之路，走上反塞米之路。他們企圖把一切最惡毒的反動的份子都羅致在政府之中；如賴伐爾，多里歐，梯馬諾夫，吉斯林派以及諸如此類的人，在全歐洲恐怖的揚佈以爲勞動人民政治上的不自由，必須用來去鞏固德國法西斯政權。他們着實害怕民主所統治着的國家，薰染到德國人民並加厲他們粉碎暴君統治的意志。「歐洲新秩序」——這就是法西斯恐怖主義遍佈全歐洲的另一個說法而已！

「歐洲新秩序」同時又是意味着對猶太人民的空前的民族壓迫，「北方種族」優於其他一切人民的狂醉的定論，必須對於「按新制組織的」歐洲付出血肉。這種意義，我們甚至可由德國的「同盟國」做例子看了出來：如斯洛戈克、匈牙利及羅馬尼亞是。在近百年之中居住在這些國家之中而與德國政治生活毫無關係的德意志少數民族，由希特勒把他們動員起來做爲一種政治力量，做爲「第五縱隊」以効勞於德國法西斯主義，現在，這些少數民族，實成爲一國之中的一國，他們自治着，他們與國家機關發生關係時使用着德語，服從德國的法律，而不服從住在國的法律。這些德國少數民族的地位，與歐人在殖民地的地位相似。

將全歐洲置於希特勒底統治之下，將歐洲一切國家轉變爲德國金融資本的半殖民地，對歐洲一切民族社會的剝削及民族的壓迫——這就是希特勒「歐洲新秩序」的本質。

「新秩序」這一口號，是意味着據吞食種族一原則去建立德意志「第三帝國」。人類史上從未見過德國法西斯蒂所欲建立的這種惡夢般的黯然的民族監獄。他們由這個出發點出發，承認統治歐洲與世界的唯一的民族，就是「高等的日耳曼族」，他們宣佈英國大爲「歐洲化外的腐爛的

和金融寡頭的「民族。英國在歐洲的一切影響必須根絕，據德國食人獸說，美國人一般的也不能稱為一個民族，而是「一羣烏合之衆，不可使之干涉歐洲和世界的事」，德國法西斯特別憎恨斯拉夫人，希特勒公開聲稱：幾千幾百萬的斯拉夫人，必然「像下等種族，像多如牛毛的蟲子」而把它泯滅。法西斯的「理論家們」肯定說，現代的戰爭與過去戰爭不同，它是消滅整批民族的戰爭，羅森堡在他底「二十世紀的神話」中公開發說，俄羅斯民族已不復存在，俄國是由德人建國的，因為十月革命的結果，俄羅斯人趕走了德國的主人翁，所以現在德國人的任務，就是恢復他在「偉大東部空間」上的統治，法西斯蒂在斯拉夫被佔領國中的實際行爲，完全証實了法西斯殺人犯無理性的種族的謬論。

「歐洲新秩序」——這個是各民族野蠻的，苦工的，種族的監獄。

X

X

X

X

「歐洲新秩序」的口號——戰爭的產物。它給德國法西斯蒂早先借用的德人「生存空間」不敷的口號以及「大規模的經濟空間」必要性的口號，都充當了德國法西斯蒂帝國主義優畧的一個護符，希特勒墮落者早在「我底奮鬥」一書中公然教唆德國人借口德國沒有賦與德國人民以足夠的「生存空間」而進行反對蘇聯的侵畧戰爭，他寫着：「德國執行健全政策的唯一的可能，就在於在本歐洲奪取新的領土……在歐洲只有由俄國方面……可得到新的土地。德國必須於那時再循着從前動騎士的道路挺進，以便德國之劍，可給德國之犁以田，而德國民族——可以得迫不急待的糧食」，

這個綱領，在實踐上波蘭可做一個前車之鑑，在波蘭，成千成萬的農家被剝奪土地，由自己的房屋中驅走，變爲赤貧者，而他們的經濟則被移交與德國的移民。

法西斯德國對蘇聯不顧道義的進攻，實在就是以這種手段對付俄羅斯農民的企圖，然而在這

裡，希特勒却碰到了一個不可征服的力量，這種企圖引領希特勒及其匪幫走上死亡，並把德國人民從這些怪物的統治下解放了出來。

德國法西斯蒂的胃口，是決不能由「歐洲新秩序」滿足的，他們宣稱非洲大陸亦為歐人生存空間必要的補充品。全非洲必須變為德國底殖民地，非洲的佔領，是德人進攻南美的一塊跳板。然而即使如此，亦不足以滿足希特勒匪徒的慾望，希特勒宣佈亞洲及其油源為德國的「生存空間」。德國法西斯蒂想把他底爪子一直伸到中國與美國。

關於希特勒暴君真想統治全世界而害得狂想症，可由下述他書中「我底奮鬥」所說的話來證明【第四三七一—四三八頁】：

「……極端的個人主義結果取消了我們世界的統治，如日耳曼民族在其歷史發展中領有對別國民族非常有益而為統治民族特有的那種統一，那時德帝國便可成為地球上的霸主……就可有不建基於榮華富貴與和平主義的吸注悲怨，而建基於宗主民族勝利的劍且將整個世界服務於高級文化的世界之來到」。

「歐洲新秩序」必須成為全世界服從法西斯野蠻人統治的出發點。

因此「歐洲新秩序」必須使現今一切被佔領國人民的奴役永世化，同時利用希特勒血腥統治的新的戰爭的方式，以便為進一步的擴張而建立經濟的及軍事的前提條件，在「歐洲新秩序」外表上好聽的口號之下，掩藏着怪物希特勒瘋狂掠奪的征服界的計劃。

【一】「希特勒統治歐洲：計劃與實踐。」一九四一年倫敦國際關係皇家學會版本。

【二】V·芬克：歐洲的新經濟制度，一九四〇年。

【三】卡爾·克洛第斯：歐洲商業政策的新道路，「新歐洲經濟」集第二五頁。

一九四一年六月底

納粹「新秩序」的真相

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底時候，德國底侵襲行爲，對於他所威脅的國家及民族就像農田裡騷擾鳥獸的草人。德軍在別國自由地掠奪着榨取所有的財富。德軍在別國不懂替本國搜索軍事有關的原料、機器、食糧等，而且把該國農民底馬牛豬等牲畜也都搶掠一空。從窗扉和門戶上拆下來所有的金屬把手，從屋裏搜索出來精緻的傢具。不懂說兵卒遇到什麼搶什麼，即擱別軍官也是遇到什麼搶什麼。德國底軍官，經常地派遣勤務兵給自己家族送大量贖物：美味食品以及其他高貴珍品。軍官家屬都因掠掠而發財了。當羅馬尼亞國內再沒有東西可掠奪的時候，德軍便開始搜索田園裡的五穀及家畜，裝運到自己國內去。

目前法西斯暴徒，把不幸淪陷的國家都安置在極度任性的掠奪與毫無忌憚的恐怖統治裏。甚至於不抵抗而馴順地投降侵略主義的國家，也得不到絲毫的倖免。丹麥就是這樣的一個最典型的犧牲者。冠冕堂皇的停戰協定，也未能免掠奪與恐怖於萬一，法國就是這樣的一個犧牲者，在一個條約隱遮之下，整個法國都被掠奪的一乾二淨，甚至於最後的根針都不留下，在那些保存着「獨立」底國家裡面，其所遭受蹂躪，也便未見得輕些，此類國家：如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把自己大窟山河奉獻給所謂「同盟軍」的德國兵卒通過並且自由行動。這些國家也同樣地被搜索一空，掠奪一空。

在德國暴徒事實上所統治一切國家以內，其法西斯掠奪底無恥性，都是一樣，只是表現形式因國度不同而有差異。在西歐，法西斯黨徒儘量用勞動營底方法掩飾自己底獸性掠奪。在德國法西斯黨徒認爲「下等人種」底東歐淪陷國度，其掠奪形式就無所不至了。尤其對於波蘭底掠奪是

如此，德國法西斯黨徒完全公開地拿波蘭人民當作奴隸使用，例如：在波蘭西部幾個省份內，法西斯黨徒強迫人民的意志，沒收其農民底土地、房屋和產業，而農民本身則像牲畜一樣地被驅逐到遠遠的地方去。輕工業工廠以及重工業工廠，都被德國資本家據為己有。德國底侵略軍隊〔其中主要的是軍官以及法西斯首腦人物〕在波蘭各城市里，比中世紀的野蠻時代底封建主更殘酷更兇暴，德國納粹把旅店精緻的房屋以及私人的住房等主人和客人統通趕掉，以備己用。他們的家具是用不着拿錢購買的，簡直跑到波蘭人家里去，看好了就下手拿。德國法西斯黨徒在許多城市里，建立了德國御用底戲院電影院，俱樂部等在這些地方，波蘭人與狗不准入內。

德國人在波蘭無論什麼場合，却把自己當作「支配民族」來看待。火車站頭二等車室，只准本國人進去。波蘭最有權威的作家〔如盛開維基Sienkiewicz〕底著作，蕭賓〔Shopen〕底音樂，都在被禁之列。

每天所分發的口糧，因民族符號不同有差異。居住在波蘭底德國人，所領的口糧份額也像在德國一樣；但事實上，他們可以隨意領取若干份大吃大喝，為所欲為。波蘭人所領底份額全是吃不飽餓不死的。對於猶太人差不多什麼都不給，無情地給他們死路一條。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紐夫可」報登載了一篇文字，關於淪陷後二年間的波蘭工人的悲慘情形，有過很清楚的敘述。這是一個波蘭克敦工人底故事：

「近兩年來，非常冷，我們鎮日在顛抖中過生活，遭受着極可怕的厄運。遠在去年冬天，就已得不到燃料了，即或有錢人家，也同樣常常買不到一袋煤炭。上一個冬天，我們底外國主人們差不多完全禁止我們買煤炭生火。這一點，造成了波蘭煤礦工人底大意工。德國內嚴格計口投糧制，當然也在我們國內實行着，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此外，對於波蘭人還實行着許多特殊規定，這些規定給我們波蘭人造成悲慘和絕望的前途。」

「我們不能買衣服和鞋履，因為我僱底薪外國主人不分給我們工業品底購物話。不准許我們買奶油。我們買不到白麵包。購買馬鈴薯和魚蝦雖然不用購買証，但我們整個冬天也未看見過一條魚在市場上賣。裸麥麵包底口糧金額規定得少。牛肉和豬肉底一星期口糧份額，還不够一頓飯吃。如此，大家可以猜想得到：我們是處在什麼生活條件。我們只是被統治着！凡是住在克魯阿外國人，現在決想不到我們是大非普比了。波蘭獨立期間，雖然我們波蘭人有許多是貧乏悲慘的，可是目前的條件更比前更惡劣萬分，我們開始穿襤褸不堪的衣裳了，我們開始在飢餓上生活了。我們毫無前途可言。我們穿的鞋履不是破舊的，便是裂口的，甚至有誰穿一雙木屐在街道上去，大家眼紅。工廠和作坊里，還想挑出一個不穿破棉褲的工人，真是比登天還難。不准許我們買肥皂，我們只好用水滲泥沙洗滌東西。」

這個波蘭工人在最後的結語說：

「我們都很清楚地瞭解，這些新主人企圖作什麼？他們想屠殺和消滅波蘭人民。為達此目的，用單純的屠殺或什麼充軍方法，是不能成功的。他們還需要我們的工人勞動力，所以把我們底生活逼到等級動物的水平線上，劫掠我們底珍貴物品，禁止我們說本國言語，把我們看作奴隸看待。凡是相信過納粹人所制的一新秩序」者，我們要誠懇地對他們說：請到我們國家來參觀參觀，這個「新秩序」究竟是什麼樣子？這決不是新秩序，而是給一切民族製造的法西斯牌牌的奴隸制度。」

也許有人認為這段描寫，有點過甚其詞，那末，我們就回頭來看看法西斯自己人底口供。「德人民日報」有一個通訊員，甘士阿赫姆，曾在富有詩意的標題「在華沙的兩個秋天」下，寫過：

「像很多年前一樣，現在華沙街道上又可以聽到在戰時出現的大量馬車聲音了，這是由於汽

油缺乏，汽車不能開駛。但近來有些馬車意外競爭，養了人力出現了。在街道上，拉著客人的三輪脚踏車和人力車沙地奔馳着。需要居然引起了發明和應用。街道上人多的地方，現在充滿了新式「的士」，「的士」的原文是「taxi」，指出租之「汽車」也。編者：好像是最現代化的交通工具。

德國對波蘭底佔領，便把波蘭工人變成了中國苦力底地位，這才完全猜想得到，波蘭人民反對法西斯暴政，具有如何瘋狂的激憤心。

在四歐各論格國採取賠償，是在或多或少或少的隱蔽形式下進行着。現在我們研究一下，他們底「合法」掠奪方法。爲彌補本身「侵畧開支」的消耗，把最繁重的賠款負擔在淪陷國身上了。例如：法國每天須付德國二千萬馬克，這是說，每年須付七十二萬萬馬克。在此值得回憶一下：按照以前的道斯底賠款計劃，德國每年只須付最高額二十五萬萬馬克。法國一年償付的賠款，竟超過了第一次大戰後德國三年所應償的賠款。

規定爲馬克底軍事賠款，按市價折合成賠款國底貨幣，對德國是非常有利的。例如：對法國規定馬克底行市爲二十佛朗，法國每天必須支付德國四萬萬佛朗。德國住在法國底軍官，秘密警察，法西斯黨棍等，把自己底薪金按照這種高價行市換成佛朗，可以過得像主人一樣。他們購買了各種食物，材料，衣料，鞋履等等，寄給在本國底親屬。

法國及其他佔領國是怎樣支付着德國底佔領費呢？

很簡單。用印刷紙幣底方法。每一個中央發行銀行給自己政府「法國、比利時、荷蘭等」一個適金賠款數目底信用借款。把這筆信用借款轉交德方，德國軍事當局則從發行銀行領取銀行鈔票。爲了這個原因，銀行不得不大量印刷紙幣。在淪陷國內，紙幣空前的充斥市面。這是不待言的。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國底貨幣流通額已達一千七百四十萬萬佛朗。一九四一年三月則增達三千一百萬萬佛朗，荷蘭在淪陷前底貨幣流通總額爲七十二萬一千九百萬佛朗，而一九四一年則增達至

十五萬萬九千三百萬佛郎；同一時期底比利時，是由三百萬萬佛郎增至三百八十萬萬佛郎。這就證明了目前通貨膨脹及物價騰貴底主要原因。例如：挪威及丹麥底食品價格，從德國侵入至佔領完成，在這個短時期內，在公開市場上提高了百分之十。事實上，價格底高漲還大些，因為有黑市存在着；目前工人的生活狀況，日甚一日地惡化了。

另外有一個最常用的掠奪淪陷國底「合法」方法，就是「抵贖」。這就是說，德國在對外貿易當中不用現金支付，而用支票。德國法西斯黨在這一淪陷國購買了各種商品推銷到那一淪陷國去。一切「清算」都在德國辦理。然而德國人在淪陷國所購買的貨物要比所推銷的貨物多若干倍。購買貨物與推銷貨物之價值差額，是記在淪陷國底「流水賬」上的，這就是說，德國在淪陷國是不用出什麼代價，想要什麼就可以拿什麼的。

又有一種「合法」的掠奪方法，就是德國資本「加入」淪陷國底產業機關、銀行、保險公司等，在侵略者當局底指令及指導之下，招集該公司主東大會。根據侵略者當局底指令，股東資本大量削減，例如一萬五千萬減少至一千五百萬。然後通過決議擴充資本，正如我們所知，由一千五百萬增至三千萬。一千五百萬新股本，則轉讓於德國資本家，實際上這些股本是用有名無實的形式價值來換取的。這一行爲底經濟結果，就是該股東會領有股本底一半七千五百萬，可轉移到共通擁有二千五百萬股票底德國資本家手里去。同時藉此，這個股東會底領導權，也就轉移到德國資本家底手中，這一點是不待言的。用這樣欺騙方法，藉輕微不足道的價格，捷克斯拉夫、阿爾薩斯、洛林、比利市底巨大冶金工廠，具有雄厚資本的銀行，輪船公司及其他企業，都轉入了德國資本家底掌握。

最後，我們還引證一個「合法」掠奪淪陷國底方法，不過這個方法主要地是被採用佔領的初期。德國也發行過所謂「軍用票」〔無担保的紙幣〕並且強迫人民適用與接受。允諾軍用票可以

免換馬克，但無準備金可以供給。每一個淪陷國，從淪陷底頭一天起，就受着這個方法底掠奪。除了這些掠奪淪陷國底「合法」方法以外，也還經常有計劃地進行着最普遍的公開掠奪制度。從淪陷底頭一天起，凡是原料儲藏和食糧積蓄等等，一經發現都會被搶劫被沒收的。在很多場合，特別在波蘭和法國，把所有輕工業工廠及重工業工廠的裝置設備卸下來，轉運到德國去。

在丹麥的實例上可以證明，全國普遍的「合法」掠奪現象，已經達到了何等程度！我們選擇丹麥的主要原因，是它對德國底侵略從未表示過絲毫抵抗。一般地說來，它從未跟德國作過戰，這一點也人人共曉。

在丹麥國家底銀行報告中，可以看出，從淪陷底那一天起至一九四一年二月底止，在總共十個月底期間內，國家銀行提出了五萬萬克郎涅 (Kroner)，在形式上是付給了丹麥政府，實際上付給了德國政府。這一筆巨款，一部份充當佔領丹麥底通常費用和飛機場軍事工程等底建築費；另一部份則用在丹麥購買貨物，主要地是購買食糧運往德國。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在貨物流通的現金帳上，丹麥欠德國五千六百萬克郎涅。一九四一年二月底，德國反欠了丹麥四萬萬八千八百萬克郎涅。由此就可以知道，在短短的一年當中，德國就這樣一個小國竟搾取了五萬萬四千四百萬馬克。

軍事賠款及對外貿易的利潤，共總可得十萬萬四千四百萬克郎涅。這筆款項大小怎樣我們回頭看看一九四〇年五克郎涅等於一元美金底金融行情，就可以一目了然。我們就此可以折算：十萬萬四千四百萬克郎涅就是二萬萬零八百萬元美金。丹麥戰前全國總收入為三十二萬萬克郎涅，這就是說，德國在一年內幾乎會掠奪丹麥全國收入底三分之一。

丹麥底人口，按一九三五年底最後統計，是三百七十萬六千三百四十九人，假定平均每戶四

人，則丹麥就有十萬戶人家。這個簡單的數目告訴我們說，德國從每戶白白拿去了二百三十美元底薪金。

這種殘酷無情的統治，當然要把全國迫到非常貧困的地步，要迫得所有勞動者底生活條件發生空前驚人的惡化。

大家都曉得，丹麥主要的經濟是畜牧業及牛奶業。遠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底，就比平時多殺了十四萬頭牛，因此牛奶出品極度減少了。

同時德國人開始收買大批正將產犢的，和能出奶三千五百斤，肉含百分之三點八油脂底頭等牛【一九四〇年二月六日「德國新觀察報」】。德國人只是有名無實地收買了這大批牛，更正確一點說，並不是收買，而是自己不出分文錢用丹麥發行銀行所付出的贈款銀行票掙取的。

投降底結果，造成家畜出品底驚人減少。一九四一年二月，牛奶出品僅爲一九三五年平均總出品底百分之五十九；豬肉——百分之六十一；雞蛋——百分之三十九【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彼德·路易特」】。

工業出品與建築，也都極度降低。丹麥底工業生產，由投降之日至一九四一年二月，降底了百分之二十強。房舍建築底數目，由一萬四千降至五千，丹麥會從擁有十八萬五千輛汽車而現在只有三萬二千輛奔馳着。

丹麥人民生活條件，在投降期內，也極度變化了。在投降前，全國有大量剩餘的肉類及牛奶。一九四一年四月可就開始過無肉食底生活了。

這些事實，證明德國如何殘酷地掠奪小國丹麥；這一小國直到今天從未和德國交戰，對於侵略佔領也從未表示過抵抗。丹麥人民跟挪威人民一樣，都被德國法西斯黨徒列於所謂「北方人種」的，可是這一事實，也並未絲毫阻礙了希特勒及其匪徒進行強盜式的掠奪，也並未絲毫阻礙了納

粹匪徒把這些民族投入貧困及奴役底桎梏中。

法西斯暴徒使具有偉大革命傳統以及擁有高尚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底法國，陷於使人更難置信的貧困。德國底侵略，把這個國家截為兩部分，把幾千萬底家庭離散了，把文明民族底生活，造成真正的人間地獄。

軍事賠款底支付，在法國經濟當中起着什麼作用呢？他們每年要進貢一千四百六十萬萬佛郎，這筆款項等於法國戰前政府經常費底兩倍。這筆款項佔全法國負債底四分之一。在戰爭期間，法國每天總支出為十萬萬佛郎。法國每天付出的賠款數目，差不多等於戰爭期間法國每天總支出底一半。採用了勒迫賠款以及其他各種榨取方法，德國把法國因戰爭而極度減少的每年收入，掠去了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按照德國底貨幣價值來算，法國賠款構成了德國每年收入的七十三萬萬馬克。這就是說，德國從法國榨取了自己戰費的八分之一。這種事實，促成了全國極迅速的貧困化，造成了勞動人民生活條件底空前惡化。

法國工業生產遜條底程度，我們只有不完全的統計數字可以證明。實際上，他們也不願意發表更多統計的數字，妨礙工業生產的，是煤礦煤油及原料底缺少，尤其是法國工人的營養不足到了極度。例如，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在有產者報紙「新觀察報」上，曾經登載過如下的雜訊：

「礦工在營養不足的條件下，如像平常一樣進行其最繁重的工作，對其工作成績會大有影響。據聞建築及其他等材料（木材，馬匹飼料，塗油，液體燃料等等）也普遍地缺乏，單以增加工作時間辦法來求謀解決，一定不能成功；因為工作時間在戰爭期內已經增加了，其中礦工底工作時間比戰時增加了二又四分之三小時。營養不足的法國工人，再擴張其工作時間，是很難辦得到

的。」

紡織工業和其他工業部門也同樣缺少原料，因為以前總是依賴國外輸入來支持的，現在由於德國的壟斷，而斷絕了來源。法國工業底衰落結果，使城市及工業區出現了龐大失業軍；然而在農村經濟當中却又感覺到了人工不足底現象，這是因為年青力壯的法國農民不能耕種自己底田地，而被迫去耕種德國地主底田野。

法國農村經濟底情形，是很悲慘的。據說，既缺乏生產工具，又缺乏耕地底人工。法國一個部長在本人關於農村經濟報告當中，特別指出過，一九四一年底農業肥料磷酸鹽只有二十五萬噸，比起以前常用的二百五十萬噸來，只構成平常必要量底百分之十。氮肥料只有四十四噸而必須量為一百噸。至於厩肥料，法國農作物是根本得不到的，因為亞爾薩斯所產的厩，現在完全落於德國人的掌握。

此外還存在着有一種種籽不足底現象；而維琪政府無從購辦。農業機底燃料也很感覺不足，特別缺乏的馬匹，因為戰爭時間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在被佔領的幾個省份內其減少比例還大，因為德國人到處征發馬匹。甚至已經減少了許多的家畜種類，其飼養也碰到了很多困難。

根據農業部統計局秘書底聲明，我們可以知道，由於飼料之缺乏，以致牛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五，而豬減少了百分之七十。根據他底同一聲明，全國缺乏家畜資料四百萬噸。

在這種的條件之下，農村經濟底生活，不斷地消滅着，而人民底營養逐漸地惡化着，實際上痛苦的飢餓已普遍地宰割着法國勞動者了。

對於城市居民，已經實行了計口授糧制。根據最近消息，現在規定了如下的定額：成年人每天領二百四十格羅姆麵包。以前購買馬肉，無特殊規定，但從今年三月起也開始實行憑証購買制了，奶油定額為每星期一百蘭格姆，食糖經常額為每月半公斤。

這些定額無論怎樣低，但多半都還是留在紙面上的空頭定額。在商店中沒有食品，因而人民甚或得不到自己那一份吃不飽餓不死的口糧，沒有限制的食品：如禽類，魚類蔬菜等！——這些是勞動者不敢問津的，因為都非常貴。蔬菜價格比一年前騰貴了三倍或四倍。法國竟達到經常吃鳥鴨肉的惡劣程度。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二日，法國南部報紙「普帶道飛奴亞」就這樣承認着人民經常吃鳥鴨肉。該報在正月十六日還登載過一篇文章，標題為「我吃過鳥鴨肉」。在這篇文章當中曾經提供很多關於怎樣泡製鳥鴨肉的意見。由於該報底宣傳，里昂地方底鳥鴨價格在一星期內竟由十佛郎長到十五佛郎，該報竟引以為榮。

請看！德國佔領了法國，這造成了怎樣的悲慘現象！佔領，每天都不斷地促進全國底貧困化。在物質底絕對缺乏以外，還有一種不可忍受的精神壓迫，即侵略者對法國人民時常加以凌辱和虐待。德國暴徒認為法國是「不值錢的賤骨頭」。法西斯黨徒對於在德國底軍事俘虜，更認為如此。法西斯暴徒對待俘虜比對待奴隸還壞。無論那種德國人，如向俘虜說句問候的話，馬上就會遭受到嚴厲的懲罰。在德國法西斯底報上，可以看到甚或對德國貴族因跟俘虜來往而受到監禁徒刑底判詞，這種奇特現象，現在巴黎「時報」，「一九四一年五月五日」上發表過的愛依格爾通訊：

「古爾與堡門第的巴浪及其女阿里堡，因受舉發，一被判處十個月徒刑，一被判處監禁兩個月徒刑，愛依格爾法院認為八個法國俘虜中間底一個，在受傷後和未見醫生以前，竟然纏着綑帶，這就是說明父女有罪的充分物證。這個法國俘虜還會受過晚餐的招待，另一個法國軍事俘虜會在地主家中停留了數小時，他還修理了電燈，因此得到了幾枝香煙底報酬。巴浪及其女會跟俘虜講法國話，並且還給俘虜茶水喝，給俘虜點心水果吃，跟這些軍事俘虜的來往與應酬，有一點過分了，因為跟俘虜發生團體關係或個人關係，這都是違犯政府禁令的。」

所有這一切，都是希特勒德國所達到的野蠻殘酷程度。

掠奪其他淪陷國家，實質也像丹麥和法國所發生的現象一樣，反正都是促成同一的結果——普遍貧困化，人民掙扎在飢餓線上，兒童死亡率增長，瘟疫流行。

曾經抵抗而被異族征服的國家，如西歐諸國，南斯拉夫以及希臘等，跟把自己大好山河雙手獻給德國軍隊，反美其名曰「同盟者」底國家，如匈牙利、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保加利亞等，這兩類國家並沒有任何差別。德國對待這兩類國家，「一視同仁」地同對待政治上無權利的國家與被壓迫的國家一樣。希特勒從捷克斯拉夫和羅馬尼亞方面搶去了一部份交給匈牙利，又按照自己底意見重新規定保加利亞底邊界線等等，這一切的實施都不會經過被宰割者的同意。

匈牙利一向都是有過剩食糧出口底國家，自從該國被「友誼」佔領以後，所造成的現象：農民底穀糠被剝奪了，城市裡實行計口授糧制了，飢荒普遍了。以外，麵包內摻雜了大麥及玉蜀黍了。匈京的人民開始吃馬肉和狗肉了。

羅馬尼亞底法西斯黨徒跟德國法西斯黨徒締結反對羅馬尼亞人民衆底同盟。他們稱德國軍隊以及德國法西斯黨徒爲目前全國底主人。他們把所有的煤油向國外運，他們把森林砍伐了，不管羅馬尼亞人民底缺糧，只是奉行德國統帥部底命令，強迫羅馬尼亞人民種植大蔬及其他技術上用的農產品。法西斯黨徒完全不顧羅馬尼亞人民底飢餓與死亡。德國對待他們好像對待「卑種人種」一樣。他們把羅馬尼亞人民拖進了反蘇底戰爭，他們拿羅馬尼亞人充當炮灰。

德國法西斯黨徒底鐵蹄踏入的地方，便是飢荒散佈的地方，也便是全國人民註定貧困與死亡底地方。

淪陷國底人民大衆對於法西斯暴徒是具有深刻的無限的仇恨的。人民的解除武裝，軍隊底侵入，秘密警察底恐怖行動，吉斯林派，賴代爾派以及達爾朗派底叛國行爲，一直到今天都在阻

礙着勞動者進行反侵略者底公開鬥爭，然而大眾進行着自己所能作的鬥爭。沒有一個挪威人、比利時人、荷蘭人願意跟德國侵略者交易，甚或作一句話底應酬都不肯幹。誰在某公司內跟德國人有來往，那末誰就遭受人民底共同抵制。農民大眾雖然到處都不聲不响地蠕蠕着，然而對侵略者當局底命令都進行着驚人的堅強的怠工。德國人在挪威禁止打魚船或小划艇到達處去打魚，因為以前很多漁夫都藉此逃往英國，永遠不回歸了。工人不怕死刑底威脅，仍然對德國當局底命令進行着罷工和怠工。

人民底同仇敵愾，在很多地方都顯著地發展起來。德國侵略者當局底電報線及電話線，常被截斷，甚或在其據點附近也常發生這種現象，愛國人民是不怕嚴刑峻罰的威脅的。在淪陷國內，每天都有德國兵士「失蹤」事件發生着。他們底尸首時常發現於阿姆斯特丹城底溝渠中。通衢大道上時常發現他們被打死了或被暗殺了。無論在那一個淪陷國內，德國兵士都不敢深夜單獨在街道上大搖大擺地行走。他們只能成羣結隊地走「至少兩個人一組，三個人一組……」。

俾斯麥曾經講過一句話：「帶着刺刀可以做很多事情，可是不要坐在刺刀上。」希特勒忘記了這一句格言：他坐在刺刀上了。德國法西斯黨徒對淪陷國底統治，只是依靠着蠻悍的武力支撐着。被壓迫民族底仇視，憤慨以及戰鬥精神一天比一天地增長着。希特勒暴徒已經踏上他們底末路了。

一九四一年

德軍統帥部去年冬季已喪失其軍隊百分之四十五，距其目標猶極遙遠。倘以為在冬季以前尚剩餘之兩個月內，德軍統帥部當能達到其目的，實為愚不可及乎歟想，德國顯然已陷在難於自拔之境地。

——土耳其伊克達姆報

納粹內部的矛盾

今天公佈的跟德軍 S S 隊【爲德文 Schutz-sta-fel 之縮寫，義爲「保護的衛隊」，通稱爲黑衫隊，它的成份比 S A 隊爲精良，責任亦較重要，爲德國之一大恐怖勢力，於一九二八年組成，其首領爲希姆萊——編者】的關係有關的德軍總部的秘密文件【見附錄】，是一個有力的真憑實據，證明德軍內部的情形，以及老百姓和士兵們對 S S 隊的痛恨，外國報紙久已就刊載關於德軍士兵們和 S S 隊員發生衝突的消息，以及正規軍的軍官和 S S 隊經常發生磨擦的消息。

現在，這些消息已由德軍最高統帥部的正式文件完全證實了，這份文件承認：士兵們「在火車上的題字中，甚至在諷刺的打油詩中」發洩他們對 S S 隊員的痛恨，它又承認：軍隊和 S S 變之間的矛盾，已發展到這個地步，「危害到民族的團結」。在這份文件中，德軍最高統帥部正式承認：「德國軍隊的所有一切部隊裡都有 S S 隊的特派代表」，「監視軍隊指揮機關」，還有一件事實也是最有意味的，就是希特勒黨徒已不得不正式承認：德國人是不信任黨的領導機關的，因爲德國人認爲希特勒黨的官員們，都是幫閒的傢伙，利用自己的地位，規避在前方服兵役。所以，檢討它的這份文件，已顯示出若干新的特徵，指明了 S S 隊的真正目的，S S 隊已變成了血腥的希特勒在所有各國中乃至在德國本國中的恐怖和苛政的同義語了。希特勒黨徒不信任自己的軍隊，不得不對他們實行監視，而把這種職務囑付最靠得住的劍子手——S S 隊，他們享有一切特權，以示報酬。

文件証實了希特勒元兇們，定下的目的，就是要在 S S 隊里形成「新的阿利安貴族」，他們想由這些傢伙幫助，來統治德國的和佔領國的人民。英國情報部最近發表的關於 S S 隊在「新歐洲」的職務的德國文件，和這份文件有密切關係，英方發表的文件，規定 S S 隊的「對外政策的

任務」，是以無情的態度鎮壓佔領國中的反德運動，而蘇軍搜獲的文件，更確定了SS隊的「對內政策」，在於在德國國內和德軍中間支持希特勒匪黨的恐怖制度。這兩份文件，把SS隊的真正職務和目的揭示出來了。

附 錄

一九四二年八月六日

蘇軍在佛爾霍夫「列城以東」前綫德軍第二師司令部中，抄獲德軍最高統帥部頒發的跟德軍和SS隊的關係有關的秘密文件。裡面說：

「軍隊最高統帥部·第二九〇五號。
黨和軍隊在戰爭中。」

據黨組織的報告，特別是SS隊帝國領導機關的報告，在若干部隊中，流行着很不正確觀念，表現在火車上的題字中，甚至在諷刺的打油詩中，大意說：有許多不服軍役，這些人都是SS隊SA隊「爲德文Sturm Abteilung」縮寫，通稱衝鋒隊，於一九二二年組成，經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之大血案後，其首領多被槍決，故聲勢大減，SS隊乃代之而興，但現在它仍不失爲納粹政權的有力支持者，其首領是魯茲「編者」或其他黨軍部隊的隊員，竟依然停留在國內，而其他年紀大的人，已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現在卻又應召入伍了。關於黨參加戰爭的類似的絕對不正確的觀念，可能使黨和軍隊之間的良好關係，以及親密的合作陷於破裂，而且也會危害到民族的團結。這些觀念必須趕快加以撲滅，並且應該採取最嚴厲的手段，以阻止這類觀念之再發生。

廣泛流行的見解，總說SS隊員始終留在後方，那份文件作爲駁斥這種見解的一個論據說：「德國軍隊的所有槍隊裡，都有SS隊的特派代表，他們實行監視軍隊指揮機關。」

那份文件再聲明：「納粹黨一向保証以審慎的態度指定最少數的政治領袖留在國內，完成最重要的軍事任務，並且規定一經找到能够代替他們的人，就徵調這些黨員入伍的程序。」

德國軍魂的幻滅

「希特勒本來答應過德國士兵們是進行一種不費勁的閃擊戰。這些諾言影響德國士兵們到什麼程度，看了他們的信就明白了，自從希特勒的匪軍在莫斯科外圍吃了大敗仗以後，德國士兵的失望就變得更加難堪了。在寄給德國的他們的親友的許多信件中，他們都說：他們覺得是被人欺騙了；並且說：柏林的人們，對於蘇軍的威勢和戰鬥力，以及對於俄羅斯人民一定要抗戰到底的決心，都沒有正確的認識。德軍對於從早結束戰爭已經絕望了，剩下來的，只有悲痛和切齒，再加上對蘇軍弟兄們的驚愕而已！因為蘇軍弟兄們，已經使自信是所向無敵的希特勒士兵們，遭遇了嚴重的失敗！」

原籍魏隆的兵卒瑪提阿斯、格累柏，在寫給他們的未婚妻愛娃的信里說：「最高統帥部的公報說我們已經到達了計劃規定的冬令防線的各部分。這只是表示要使祖國安心吧了！——不能不這樣說：這里的人却決不相信這一套，因為每一個敵人都知道：構築防禦工事是費時間的，而我們却沒有時間呀。」斯大林英明察覺而經驗豐富到使人不能相信。俄軍都是以魔鬼似的氣勢展開攻勢的。」

下去喬洽，布凱爾寫給他的朋友烏來勃的信里說：「對於俄軍，我們完全看錯了。跟我們打仗的，無論是哪一部門的兵種說，都不亞於我們，有些兵種實在比我們高明。如果你有機會體驗到俄羅斯俯衝轟炸機的空襲，你就會懂得了。說我自己，我是早已嘗夠這種滋味哪。」

「伍長布魯，奧培寫給某某愛克勒的一封信里說：「我們對於戰爭的勝負都憂慮得很，因為我們的大砲最利是缺乏砲彈，現在又喪失了射擊的力量了。俄羅斯的大砲向我們轟擊，而且應該再

強士一句，蘇聯得異常準確！然而接着就是俄羅斯裝甲車，大砲，飛機的猛烈進攻！那總而言之，我該對你說；我還從來沒有經驗過像這樣的戰爭！我們駐紮在最危險的前哨防綫下，沒有一個淫婦養的兒子爲我們擔憂。而關於俄軍是沒有話可以說的，他們倒都是勇敢的敵手，他們能夠射擊得使人怕他們。這的確是最困難的出征，使我們受了最嚴重的損失了」。

從德國寄到前方的書信，反映出深刻的悲觀情緒正在德國後方日益蔓延。

海柏，克拉美爾從斯泰格利茲寫信給他的兒子柏那得說：「我親愛的兒子，我確信對俄羅斯的出征是艱苦的出征，要使我们流很多的血。我從上次世界大戰的經驗里已知道了俄兵，就是在那個時候，他們也是使人難於相信的頑強的敵手。現在，更要加上坦克戰和空襲的可怕，何況，今天的俄兵在戰爭中比沙皇軍隊里的士兵們更強韌到十倍，不是這樣嗎？」

作者接着寫下去：「這次冬天，德國受了嚴重的失望，她的人民都已開始認清希特勒已經賂輸了。當他在兵力方面擁有較大的優勢，去進攻小國的時候，他有一個很長的時間接連得到了太不費力的勝利，可是，在蘇聯，希特勒所遭遇的敵手，都是這樣的一種人民，準備把進犯他們的國土的這些強盜兇手佔領軍通通消滅乾淨的。關於希特勒是所向無敵的這一種信念，早已幻滅了，德兵已開始把滿腔的憤怒針對着驅使他們對蘇俄進行毫無希望的戰爭的這些法西斯「領袖」們了。」

伍長庫爾特，海爾曼在他的筆記簿里這樣寫着：「再過一些時候，我國就沒有一個人再高呼『希特勒萬歲』，每一個人都要高呼『莫斯科萬歲』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多難的「精神戰綫」

希特勒的士兵和德國人民，近數月來，外表和內心一般都發生着嚴重的變化，這種變化正繼續下去，也定要繼續下去，而且在打擊希特勒的意義上，並不亞於目前許多戰役中德軍的損失。希特勒的士兵和一部份軍官內心的變化，發生於當納粹自己的技術在西線和東線有着極大不同的時候。的確，德軍已有足夠機會去領教生活的真理，是怎樣黯淡。在前線的挫敗，和國內的困難，以及國際局勢的複雜這種情形之下，德國人民和軍隊的士氣和政治形勢的急劇衰敗的這種明顯的驚人的徵兆，使希特勒黨徒懼怕而採取恐怖的方法，以努力阻止這種德軍瓦解的過程，藉以挽救正在走近希特勒德國的政治的與軍事的災難。希特勒黨徒於是宣佈組成所謂「精神戰綫」，他們以為這是可以克服人民和軍隊中危機似的，這種危機即使希特勒最高統帥部也不可否認的。當德軍看到了幾千萬訓練了的人員和軍官在戰爭中消滅，更多的人殘廢了的時候，當希特勒反對人民的罪惡政策的活的證據，遍傳全德的時候，德軍的內心開始根本的變化，而希特勒「精神戰綫」遇到了災難，如此則蘇軍之打擊，就可折斷希特勒主義的帝國主義觀念的無數支柱。普通的德國人和普通的德國兵士毅然擺脫了對希特勒及其黨徒的忠誠。正如瑞士世界報所說，德軍士兵沒有過去那樣表示愛國情緒，也沒有一個去聽平常的擁護希特勒的演說，他的字臺中再也沒有像「布爾塞維克禍害」或「紅色怪物」或「蘇維埃牢獄」等字，而只說「俄國」或「布爾塞維克」了。世界報論戰爭的進程說，德國人感到戰爭發展下去，是毫無希望，這種事實是希特勒戰爭機構崩潰的明證，而這種崩潰，將因紅軍的打擊和國內希特勒主義解體的結果而來到。希特勒軍隊和他的後方正遇到災難，不但在軍事方面，即在政治和士氣方面，同樣遇到災難，德軍正走着

幾世紀來一切強盜軍隊的同一的路。在戰爭第一段他們獲得了某些成功以後，這些軍隊就被他們的敵人的打擊和內部解體的結果而削弱，他們的內部解體，在戰爭進行中這些軍隊的掠奪的、強盜的目的更明顯的時候，也解體得更快。希特勒帝國主義及掠奪的納粹軍隊正慘遭災難，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能挽救它。蘇聯、英國、美國，以及其他民主國家的人民，將更加速這種災難發展的程度。

一九四二年四月

義報筆下的

蘇聯游擊隊

「德軍統帥部已終於了解游擊戰爭之絕對危險性，對游擊隊作戰，殊非易事。迄今士兵尙不完全熟悉游擊戰爭，渠等不知如何對付這種敵人作戰，蓋此種敵人之活動，跡近狂熱。」

「欲予游擊隊以有效之打擊，必須先將其發現，而此舉實較對之作戰尤困難多多。許多游擊隊員，皆於日間假裝平民，混雜於游擊隊間，

察其形態固若清白無害者也。

「對於游擊作戰，極端困苦，歷整個冬季始終未停，常具有大戰之性質，寸土必爭，許多村莊與小山，皆由游擊隊堅固設防，此類地區四周，皆為整然有序之防禦工事所環繞：鐵絲網，地雷，鋼骨水泥堡壘及砲位等等，攻勢之後，即行反攻，肉搏戰隨之而起。」

納粹的戰時後方

兇暴的德語的聲音，把惡毒的激烈的謗罵，和帶着血腥氣味的魯莽的威嚇，猛烈投到天空裏去。對民衆發表的簡短的演說里，點綴着這樣打賭的話：『誰阻撓我們的就是該死；我們決不容許任何的煽動！我們要絞殺人民，決不感受到良心的呵責！』是的，我們要毫不客氣地絞殺，決不感受到良心的呵責！『第二次哪！』把討厭的人關到牢里去！殺死討厭的人！所有一切違背的事務已纏到了完結的時候了！我們要烙印在非人的身上！處以死刑！我們要長久地疼痛地打擊在指尖上！你們一定會得到果報的！我們要採取嚴厲的手段！我們要算帳！』

誰在恐嚇人呀？誰在受人恐嚇呀？忙得很的希特勒匪黨小暴君，使波蘭人民忍氣吞聲，使他們挨餓，但是決不能使他們帖然就範，這不是波蘭的情形嗎？英勇的塞爾維亞愛國志士，對德國出領軍進行決不妥協的鬭爭，這不是南斯拉夫的情形嗎？

因為這的確是惱羞成怒們佔領軍的粗俚語言啊。他們這樣子也只能嚇嚇對那些用武力騎在他們的背上的暴徒感到不能信任而又胆小如鼠的人吧了。民衆的憤激和憎恨，把胆小如鼠的心理掩飾起來了。無論在南斯拉夫，在波蘭，或者在蘇聯的被佔領區，這些顛狂的演說到處都得不到回響。

跟德國人民『心心相印，披肝瀝胆』的是戈培爾博士啊。步步有死的危險的是德國人啊，是長久地疼痛地打擊在指尖上的是德國的德國人啊。絞首台和劊子手的斧頭也是呈獻給德國人的啊。

戈培爾還向德國人只是要求一件事——就是斯文和禮貌的規矩——現在爲什麼忽然又這麼兇

惡地請德國人飽嘗絞首臺的威脅了？這是因爲法西斯元兇已不復能够使德國人飽嘗麵包的滋味了。所有這些關於死刑和監禁的威脅，所有這些關於『算賬』、『果報』等等打賭的話，都是爲了重新大量扣減口糧而頒佈新的法令所必需的調味品吧了。

這個法令，四月六號就要付諸實施了。依照這個法令，德國人每天每人將購領二百八十五公分的麵包，或者說得更正確一點，那是在德國叫做『麵包』的東西。這樣實實在在的扣減，以及戈培爾的演說，已表明了德國人民是怎麼樣來接受這個法令的。

如果一個人對於德國人民中間正在進行的事變一點不知道，也會若無其事地說：對民衆發出這樣狂暴的罵罵，用死刑這樣恐嚇人，一定是由一些重大的原因引起來的。這分明是對於德國人民的某種言論的回答，分明是對於正在德國人民中間醞釀着的動亂和不穩的回答，情形的確是如此。

隱事總會顯露出來的。關於在已由希特勒匪徒變成龐大監獄的德國境內所正在進行的一切事變，希特勒匪徒雖然企圖掩蓋外人的耳目，諱莫如深，而有些情報到底洩漏出來了。公佈出來的一點消息，已儘够表明德國人民的心境了。德國人民的不滿意，已採取這樣的規模和這樣的形式，法西斯蒂已不能保持內都似乎絕對安寧的那種樣子了。戈培爾所寫的危言驚人的文章，正反映希特勒匪黨心境的和平正在分裂着的發展。

當德國民衆知道了口糧又要扣減的消息，德國許多城市中已發生暴動。科爾得、開姆尼斯、杜埃塞道夫各地，都發生騷動。在漢堡和其他城市里，工人集體反對扣減口糧。在希特勒匪黨的黨部前面，舉行自發的婦女示威，她們替孩子們要求麵包，大聲的吶喊在羣衆中間前後擁擠：『停止萬惡的戰爭！』警察都不能把羣衆驅散。挺進隊向婦女開槍，這才勉強驅散示威的羣衆。

戈培爾在帝國報發表的文章，廣播的時候加了標題叫『坦白的承認』。這篇教唆殺人的文章

的標題也可以譯爲「心坎相印披肝瀝胆」，不過，只是在謾罵和威嚇的時候；只是在說如果德國人現在已經困苦將來還要過更加困苦的日子時候，是表現很坦白的，至於其餘一切，便都是些坦白的謊話，目的就在於掩藏事情的真相，掩藏對於威脅着德國的無窮的災殃真正應該負責的人物。

戈培爾把德國的飢饉，歸咎於芬蘭，歸咎於俘虜和冬天。德國缺乏糧食，信不信由你，是因爲必須要養活挨餓的芬蘭人呀。德國人缺乏糧食，也因爲必須要養活俘虜呀……這種發熱昏的謊語，徒然引起德國人的更強烈的憤懣呀。

這類解釋，是容易使人想起那個無人不知的磨坊主，他的水閘最初就是漏水的，後來又被一陣潮流沖去了，看不見水了，他竟完全歸咎於那些在池邊飲水的小雞。

但是，就是這樣說，也還是說謊。德國人沒有東西吃，芬蘭小雞是決不負一點責任的。芬蘭並沒有得到德國的一粒穀呀，事實上相反，德國人却把芬蘭所有的五穀汲了出去，吞沒下肚了，連留做種子的也不剩下。

至於說到「要養活」的俘虜——這是法西斯老牌的庸俗的蠻橫無禮的鬼話。大家都知道，法西斯蒂把俘虜都餓得要死了。

這麼倒置的「冬天」始終是替法西斯一切罪過和惡孽負責的相當的替罪羊。對德國這樣的不利利的季節呀！希特勒的包圍並且佔領莫斯科的計劃，在十月間冰霜還沒有降臨的時候就可耻地失敗了，却要「冬天」來對這件事負責。冬天！又是冬天！如果說以前法西斯蒂是埋怨「俄羅斯的冬天」，那麼，據說現在「德國的冬天」又是這麼不行方便，竟使人絕望！按照德國的隱說，春天已到了德國，按照氣溫說，也已經是春天了，而戈培爾在簡短的演說辭裏，却還要她強說了這麼許多分明成了笑柄的話，就好像他記憶和腦筋是被冰霜凍醉住似的。

他說：「我們知道爲實施新的購糧證而擇定的時機是很不利的。冬季的馬鈴薯不能夠大量地運到市場上來，就是因爲冰霜的緣故（！）。只有到春天降臨的時候（？）馬鈴薯才會出現」。所有這些「坦白的糊塗的謊話，都是爲了一個目的而捏造出來的，就是要使德國人無從知道希特勒失敗的真正原因。然而，德國人並不是沒有記性的。他們都記得：正是最近的事呀！有人使他們聽飽了保證的話了，說：被佔領的烏克蘭一定會供給五穀、肉類、牛油和醃豬肉呀。不虛功。計劃弄錯啦！

在二月間，德意志日報就早已警告德國人：「今年不該妄想從烏克蘭得到什麼穀物」。

德國人在烏克蘭沒有得到什麼糧食。在西歐被佔領的各國中，他們把一切東西都完全掠奪一空，到處洗劫人民；現在，他們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夠得到任何東西了。一切存糧都已吃光哪，德國遭遇災難了。

存糧耗盡了以後，人民的忍耐心也跟着耗盡而忍無可忍了。希特勒匪徒知道這一點，感覺到這一擊，爲掩飾對將來的恐怖，他便企圖來恐嚇人民。

戈培爾想轉移人們的注意力，特別對囤積居奇的人力施威嚇。戈培爾的囤積居奇的人是一副什麼樣子呀，他是誰呀？這裡便是戈培爾所下的希奇的定義：「囤積居奇的人，便是爲希望所引誘，以自己的頭顱作孤注，來極力塞滿自己的胃子的人」。

現在一切都明白了，法西斯德國的全景圖已呈現於我們的眼前。那些要被絞殺譯被槍斃的德國人，有着空虛的胃子，而存着犯罪的心思，想要把這些空虛的胃子填滿。希特勒匪黨的囤積居奇的人，却是指的那些不以自己的頭顱冒險，而以人民的空虛的胃子做犧牲來塞滿自己的荷包的人。

但是，天下沒有一個人聽見過這樣的人在德國會被絞殺的。事實正相反，這樣的人在法西斯

的黨里都佔着顯要的位置。德國最大的元兇，就繼續不停地用斷斷居奇的手段喝人民的血，來塞滿自己的荷包。他們靠發戰爭財而長得胖起來了。他們的胃子就像他們的荷包一樣，是塞得滿滿的。天下沒有東西會威嚇他們的。絞刑架和執行死刑的斷頭台，都不是爲他們而設的。

戈培爾所要絞殺的那些德國人，是有空虛的胃子的，他們破壞口糧法規的時候，他們就以頭顱冒險，而如果他們的胃子始終空虛的話，他們也就會有餓死的危險，所以，在他們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如果德國人遇到了這樣誘惑人的前途——或者爲了破壞法規而被絞殺，或者就餓死，那麼，他就會自然生出這樣的觀念來，這樣的念頭越過越固執了，就是：跟希特勒匪黨斷絕關係，擺脫法西斯的支配，不是要來得好些嗎？這樣的念頭，在人民的廣大階層中日益蔓延。

如果有着空虛的胃子的人，那麼，整個德國人民，所有勞動人民，便都在「囤積居奇」了。這種話的糊塗，已由戈培爾自己證實了，他說到德國工人的樣子，「我們在街上或者在地道里常常看見疲憊不堪的工人」，他因此還流出假淚來呢。這些疲憊不堪的德國工人，正在有着空虛的胃子的工人，當掠奪戰爭正在進行的時候，當希特勒匪幫公然秉政的時候，他們的空虛的胃子就沒有填滿的希望。戈培爾用死來威嚇這些疲憊不堪的德國工人！而法西斯看見德國人民就害怕得要命，這顯然是有充分理由。

這就是戈培爾親自所描繪的現在的法西斯德國的一幅全圖景。這便是更值得注意的使希特勒匪徒們更加驚慌的德國內部的全圖景。

一九四二年三月

吉斯林之流的失敗

在德國法西斯征服歐洲所有之計劃中，第五縱隊向民重要部份，即在戰爭以前，德國間諜中心機關即已在希特勒認為將來進攻目標之數個國家內，與親法西斯之份子建立聯繫，在歐洲所有被佔領國內，希特勒侵略者試圖在當地人中物色僕役。此將使侵略者便於管理被佔領國，並使德國統治下之各國，仍有一種民族存在之外貌。

但自開端之時起，希特勒關於吉斯林之流的一切估計，皆為各國之堅強而一致的抵抗所打破。首先，在若干國家內，德匪即完全未能找到願意而有能力從事猶太「出賣基督於敵之使徒」，此處指民族叛徒——「譯者」工作之人，如在波蘭、荷蘭、比利時、皆由德國親自負責處理一切行政職務，凡知名之士，皆不願成一吉斯林，而以可憐之小走狗充任斯類職務，則將毫無意義。法西斯之老僕：如荷蘭之毛塞特、比利時之德格累萊斯，即係如此不足輕重之人，其黨徒與人民隔離，人民且恨之刺骨，故德匪亦不敢推薦之為一國之傀儡統治者。而在德國敢於出此之國家，如在挪威「吉斯林」、法國「賴伐爾」、塞爾維亞「納第克」、哥羅提亞「巴維利區」等。希特勒臣僕之所以能保持其位者，惟恃德國槍刺之保護耳。

吉斯林之流的失敗，有許多事可為明證。首先應指出任何國家在被佔領國內，賣國賊之人數決無增加者，反之，其屢從且不斷減少。其中有已在蘇德戰場斃命者，有在國內為愛國志士所殺者，而大多數則因恐為人民唾棄，並懼人民報復，為明哲保身計，遂退出政治之舞台。吉斯林之流在被佔領國內之怨恨，不下於其主子。餽好之武裝行動，可謂此種怨恨之公開表現。

當德國任命吉斯林為「挪威國家元首」時，愛國志士即在奧斯陸組織大爆炸案以示回答，結

果兩火車站被毀，車上數百名吉斯林奸賊與德兵同歸於盡，吉斯林本人當由一隊全付武裝之德兵防衛。

法愛國志士之第一槍，向賴伐爾瞄準，殊非偶然。自彼時以來，多數奸徒已被消滅。最近尚有由德方收買之一家新聞紙編輯，陶里歐之左右手，某某法奸，爲人槍殺。陶里歐派在南特之頭目，約瑟夫·羅內，亦遭同樣之命運。法國若干城市內德國特務機關之房舍，常被愛國志士投彈炸毀。陶里歐若無武裝之護衛，即不敢在任何地點出現。

在荷蘭，德國當局不得不頒佈特別命令，保護毛塞特匪徒。愛國份子常在阿姆斯特丹、海牙或其他城市之街頭，將彼等痛毆，或沉溺於河道內。對賣國賊之武裝襲擊，日益數見不鮮。

吉斯林之流的失敗，理由至爲明顯。德國侵略者爲被征服國度內所有人民不共戴天之敵人。德匪佔領一日，死亡及毀滅即降臨一日，此不僅對任何特別階層人民而發，不僅對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或小康之家而發，且更係對全體人民、對其民族之生存、對其國家之獨立、對其民族文化與風俗習慣而發也。在此類國家內，希望與侵略軍商得妥協者原不乏人，但後來則由痛苦之經驗認清：對侵略者作最堅決奮鬥，始爲惟一之出路。

捷克前總理埃利阿斯將軍，當德國佔領之時就任新職，亦參加此種對德國誓不兩立之奮鬥，實非偶然。渠遂爲德國秘密警察捕去槍決。在南斯拉夫，有軍官、書記、教師、與小康階級數十人，在游擊隊中作戰，亦決非偶然。在荷蘭，亦見到類似之情形，曾破獲謀叛巨案，參謀本部之軍官數人及天主教團體之許多領袖，皆參與此案。在挪威，在斯堪的納維亞全境素享盛名之伯爵果夫主教，毅然抵抗吉斯林與其主子。

吉斯林之流在被侵略的歐洲之失敗，可由希特勒黨羽之自白中得一明晰之概念，尤以七月三十日戈培爾之演說爲最明顯。彼深恐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謂：盟軍登陸以後，必將「呼籲被壓

追人民起而推翻外來之統治」。不僅此也，彼且承認同盟軍「可能得到成功」。此項自白，證實希特勒黨徒未能征服歐洲人民，未能在彼等之中建立其「新秩序」之基礎。最後尚有重要之一點，即：此項自白，證實德國侵略者自知反希特勒運動之興起，已不可避免。

吉斯林之流已宣告破產，其主子亦然，不能以火與劍掃蕩被侵略之國家，抑亦決不能使愛好自由之各國人民屈膝也。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就希特勒而言，三年來戰爭之歷史，第一係其意外且有決定性的困難與失敗之歷史，此即使其不得不訴諸殘暴之絕望行徑，終必招致希特勒主義之毀滅。

——瑞典庫利歐倫報

蘇聯領土上之另一冬季，將為德軍之大災難，倘吾人以聯合國及軸心國兩方面政治現勢相比較，自易下一結論，即：情勢無疑有利於同盟國是也。

——土耳其坦報

法蘭西人民百鍊成鋼了

德國法西斯佔領軍禁止慶祝七月十四日，是日爲法國國慶日（「編者」，因爲他們把「法蘭西人民爭取獨立和自由發展」的權利剝奪乾淨了。

法蘭西依然在法西斯蠻夷的監獄裏呻吟待斃。但是，一九四一年份的法蘭西，跟一九四〇年的法蘭西，已大不相同了。去年法蘭西人民還沒有克服它的輝煌的心靈。過去一年間，法蘭西人民已在鬥爭中百鍊成鋼了。它吃了敗仗，但是，決不會降服。怠工破壞行動，在法蘭西越過越數見不鮮了。人民復仇者的毫不留情的手，強硬佔領軍和賣國賊上，投降份子的事情，越過越數見不鮮了。近來，報紙上已出現了關於法蘭西游擊隊鬥爭的消息了。

如果說整個被希特勒奴役的歐洲是一座火山，那麼，法蘭西使對希特勒的統治最危險的峯山。去年便是這座火山的噴火日。

德國法西斯強盜，對於他們在法蘭西的後方異常焦慮，現在更加焦慮得厲害，因爲差不多希特勒德國的所有一切武裝力量都已經調到蘇德戰場上去了。他們在法蘭西主要就靠警察的力量來維持。希特勒強盜知道，爲法蘭西的鬥爭並不會過去，這種鬥爭正熾熱起來了。所以，佔領軍作了無謂的努力，以第一方面鞏固他們在法蘭西的地位，第二方面大流輿論，大屠殺，蓄謀陰險希特勒運動。在被他佔領的法蘭西，這種運動再從德國秘密警察負責者在未被佔領區域，就再編隊希特勒運動。負責法蘭西反希特勒鬥爭的蔡滿越海連士納德的親復手段就該厲害，而希特勒對賴伐爾的壓迫也就越發動，而賴伐爾並不是沒有報酬的。他當面對希特勒表示感激的信，謝謝他想出了用熱鐵的完全麻痺快快的工人和條條交換的計劃，謝謝他想出了灌漑法蘭西愛國運動大蓄水池的計劃。

特別值權出握的人希特勒的感謝函軍中。還有一角附言：希特勒在附言中對賴伐爾說：在戰事結束時，他必須把幾千輛的火車頭和幾萬節的火車車箱等移交給德國。據法蘭西傳來的消息：賴伐爾已經執行這個計劃了。他把一千輛法蘭西火車頭，四萬節火車箱，三萬五千輛卡車等等裝給德國去。而這些不過是希特勒計劃中的一部份罷了。整個的計劃有兩重的目的：把法蘭西掠奪精光，使他變成了絕對無力；消除法蘭西對希特勒軍隊後方的威脅，而把法蘭西變成柏林的溫順的巨僕。

但是，當賴伐爾很輕易地就同意了關於交出車輛和招募勞工的要求的時候，關於交出海軍的要求，他就比較謹慎些了。關於殖民地，他就更加謹慎了，因為深恐就是擁護他的那一批人也會反對的，更怕引起了美國方面的激烈的反感。

然而，希特勒已耐不住了。時間甚短促的，他就增加對賴伐爾的壓力。賴伐爾服從希特勒命令，不是一件容易事啊，就是達到他已經同意的那種程度，也不容易呀。希特勒招工官員命令一萬名鐵路員工到德國去工作。但是，只有十個人答應。據巴黎消息：貝當爲了對英美軍隊作戰而組織的「三色旗軍團」，只有二十個人參加。

貝當和賴伐爾都不得不用詭計，因爲就是他們賴以支持的那批傢伙，也因疑慮而愁腸寸斷；假使整個希特勒統治都垮台了，穢名遠播的法國「合作」變成了對自己不利的话，那怎麼好呢？正因爲這個緣故，當賴伐爾行屈膝禮而公然慶祝希特勒勝利的時候，貝當就遙視美國榮景昌盛。角色這樣分配，也追求着另一種目的：催眠世界輿論的警覺性，造成一種印象，以爲貝當賴伐爾的統治還沒有完全出賣給希特勒呢。

爲法蘭西的鬥爭，就是爲歐洲的鬥爭，爲她的解放的鬥爭，法蘭西人民正熱望着英美的援助。英國遠征軍擊擊聖那最高的時候，法蘭西愛國志士們的行動，便是有力的明證。德國秘密警察

和賴伐爾的恐怖。雖然封鎖很嚴，依然從法國傳出了無數的消息，也正是關於這一點的明證。

希特勒的掠奪性的帝國主義，目前正作一切的努力，拚命想追過反希特勒各國，以爭取對於將在西戰場開展的鬥爭關係重大的基本的戰略和政畧地位。希特勒份子們心里明白，時間是短促的！所以拚命消滅如今在法蘭西和其他希特勒所奴役的各國存在着的對於開闢第二戰場有利的情況。

親眼看見蘇聯人民英勇鬪爭的楷模，法蘭西人民具有抵抗佔領者的壓迫的一切力量，斷然地希望着；對希特勒打擊的機會一個也不錯過呀！斷然地希望着：現在開始爲法蘭西的鬪爭，不久就將發展成法蘭西的戰役，發展成法蘭西國土上的戰役，從法蘭西蟲賊和法西斯萬惡中爭取法蘭西的解放。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

一年前，各方談論德軍在英倫登陸之問題，而現今則談論

盟軍進攻歐陸之問題矣。

——土耳其耶尼薩巴報

白俄羅斯人民與德國的鬥爭

六月二十二日，法西斯德國背信負義地偷襲蘇聯了。白俄羅斯在最初兩天之中却遭遇到了德國軍隊的打擊。

德軍在強佔白俄羅斯之際，首先即取消了她國家的獨立。他們甚至也沒企圖求援於反革命的民族走狗建立一個類似的傀儡的國家，因為他們很清楚知道，這種企圖也必然會註定失敗。

德國佔領軍在最初所頒發的命令之中的一個，就是成立一個明斯克——巴蘭諾維區軍區，由一個素以極度縱慾，荒唐無度，蹂躪婦女，槍次，集中營以及劫掠聞名於世界的法西斯總督威廉·庫波為統領。其後便頒佈了所謂『地方政權』的建立。為組織『地方政權』，德軍收買了一切被放逐的、酗酒的，患花柳病的白黨的渣滓，他們網羅了被擊潰的富農，與土匪刑事犯份子的殘餘。德軍任命這些過路客為市長，鄉區的鄉長及警長。在這些對人民施行白色恐怖的刑事犯惡棍的上面，成立了一個法西斯軍事警備的政權。

德軍夢魔般的罪行，包籠着祇要在歷史上所能知道的一切的罪行，如拷打，大批的屠殺，燒殺婦女與兒童，偵緝隊血腥的狂暴，然德國秘密警察刑室的恐怖並未嚇倒白俄羅斯人民，並未能消磨他們鬪爭的意志。

白俄羅斯人民在斯大林感召之下奮起奔起神聖的祖國戰爭之中與可畏的敵人奮鬥，並且以他們日益旺盛的力量進行着戰爭——進行着生死存亡的戰爭，游擊戰爭與經濟戰爭。

白俄羅斯底工人實現了偉大的工業的撤退。他們決議不論任何東西都不留給敵人。白俄羅斯的千百個工廠連同裝置，原料及工人都一齊搬到了內部的腹地，大部分工廠現已在內地復工。

在被撤退的工廠之中，如高美爾的企業，莫基列夫的企業與威特比斯克車床廠，摩托製造廠，麻織康賓納，人造絲廠，「沙共」廠，「工業旗幟」廠，最大的道波魯什克造紙廠，瑪津耶夫細木廠，「威樹旗」及「十月」來的十年「火柴廠」以及其它許許多多的工廠。

一切動力的裝置，輪機，電力發動機，連塞爾以及最大的電站「柏爾格萊斯」統統撤退了。一切蒸氣機關及車輪都開走。車輪修理廠以及鐵路工廠的一切裝置也都撤退。

德軍不能夠利用蘇聯底工業對他們底坦克，飛機及自動機關去組織修理的及作為復興之用的工作的作坊。

白俄羅斯底工人表現出驚人的吃苦耐勞精神，英雄主義，與對於國家天職的领悟，給敵人所遺留下的祇是人煙絕無的一些空城。

被俘的德軍官在寫給他住在慕尼黑裏的妻的信上這樣說道：

「我們現在是住在高美爾。我所說『我們』者祇是因為我慣常這樣對你寫着罷了。實際上『我們』只是一連。在十天以前，我們還有一百三十八人，現在則祇剩下了十八名。今天在高美爾街上溜躑了一整天，想替你找幾份合意的禮物和解救我們餓渴的東西。唔！城市裡却什麼東西都沒有。」

在一九四一年，白俄羅斯五谷豐收。這個收成，老實講，是集體農場制度的豐收，白俄羅斯集體農民勞動的豐滿的果實。

飢餓般的法西斯走狗夢想利用這些收獲充饑並建立一個戰略上的儲備點。法西斯帶於佔領白俄羅斯之際，却宣傳人民底一切收獲及儲糧都為戰利品，他們認為領土佔領的事實已替他們解決了這些領土上的儲備問題了，特別是關於糧食的問題了。

然而適得其反，真正五穀的主人却有另一種方法來處置它。

德軍不論拿出什麼恐怖手段都不能夠威逼集體農民把他們底五穀收割並且繳出。農民不下田

募收割五谷哪！

爲爭取食糧，爲爭取馬鈴薯，爲爭取技術農作物，爲不使上述一切資敵，於是燃燒起了殘酷的鬭爭。一切麻田，亞麻田都被集體農民連根拔除，集體農民祇爲自己留下頂少的儲糧，其餘的糧食都已燒光。走遍白俄羅斯，到處都是燃着滿天大火，廣大的馬鈴薯田中，馬鈴薯堆着腐爛掉。

當然，集體農民們在毀滅自己的血汗所培植的豐富的莊稼時，他們底心里像刀子割它一般，但是集體農民却也能把自己內心這種痛苦壓下去而把祖國底利益比什麼都提高的。

集體農民們到處都這樣說：不要給敵人以糧食及馬鈴薯，讓他們餓死啊！我們一日有政權，我們便一日有麵包吃。

德國法西斯惡棍鑿於驚人的五穀的損壞以及日益高漲的飢慌恐怖，他於是感覺到不論用什麼手段都是不能逼迫集體農民把五穀織出或收穫回來的，於是他決定祇保存五穀，收穫五穀的辦法，廣泛地採用挑撥的詭計去反對集體農民。他們決定暫時保存公共勞動的集體農場的外部形式，以便引誘集體農民去收割糧食並進行秋耕。

侵畧軍的政權發表宣言，號召集體農民停止毀滅糧食且都下田收穫。一切糧食都需運到公共倉庫，一到秋季——在宣言上這麼說——我們就可把糧食分給你們，那時你們便可知德國底制度究竟怎樣。

挑撥的技倆是沒成功的，並且立刻被揭破了。六十歲的集體農民甲萬·謝米諾維奇·阿布拉什維區，由莫基列夫州魯特村到被驅迫的農民會議上對德軍說：

『你們搶劫我們底麵包以及看得到的一切東西，搶劫！污辱我們底婦女，污辱！槍斃我們底人，槍斃！所有你們在我國所稱的這種新秩序，莫非不就是你們在德國所稱的土匪行爲及搶奪行爲嗎？』

勇敢而豪俠的愛國志士阿布拉什維區是犧牲性命了。然他底回答——也就是全體白俄羅斯農民的回答。

西斯蒂想奪得糧食，把它搶走或運走。但沒有成功——集體農民放火燒了糧食，毀滅了糧食——德國人想奪取肉吃，但集體農民把數千萬頭牛羊趕到了蘇聯底後方。

X X X X X X X

白俄羅斯人民同心協力地與佔領軍展開了殘酷的游擊戰爭，在明斯克，高美爾，維特比斯克，柏民斯托克，不列斯特，格羅德諾。在柏洛威什及納里波克底沙漠，在波列斯以及阿古斯丁的森林，在德涅波爾河，柏列斯尼河，在布里比特河，在尼門河以及索什河，有成千成萬的游擊隊進行着英勇的戰爭。

不論用什麼征討誅伐都不能打消游擊運動的力量——恰恰相反，他正是促進他進一步的增長。德軍組織刑事犯白黨匪徒們也是無濟於事的。這些匪徒借游擊之名搶奪人民，企圖破壞游擊運動的名譽。挑釁者是被游擊隊獲得集體農民的支援時打敗了。

游擊隊英勇壯烈的楷模真是罄竹難書。……

德國警備隊現在已覺得他們在白俄羅斯，不啻在一個被圍困的孤營。儘管使盡恐怖手段，然每日的清晨，總可在城市底各街道及中心區看到被殺死的德國官兵的屍體。

地下的黨的組織還是不倦怠地不動聲色地工作着。他們照例還有印刷所。在這種印刷所之中出版着各種刊物報紙，然後再傳佈祖國的消息。共產黨員組織了傳佈莫斯科消息的機關。共產黨員秘密工作者實為游擊隊底靈魂。

在某些區域與鄉村，在德軍的後方，實質上已恢復了蘇維埃政權，法西斯的走狗已被推翻，各地的軍政首長已由區執行委員會及鄉村蘇維埃主席來担任。

德國秘密警察拚命地想破壞秘密組織及找尋游擊隊的所在，追緝秘密的藏躲處，且宣佈懸賞

波蘭沒有亡

這裏我們應當講到，波蘭人民對法西斯奴役者的仇視是極深的。愛好自由的波蘭人民並沒有放下武器，他們英勇地同統治他們國土的匪徒們鬪爭着。目前在華沙有三十二種不合法的反德報紙出版。

一個從波蘭國內逃出的波蘭記者紐諾，在美國「新共和」雜誌上寫道：全波蘭的人民——男的、女的，年老的，年青的，甚至幼少的孩童都在反抗德國。以前殘存下來的一部份波蘭軍隊，至今還在積極的反抗法西斯蒂。成千成萬的軍士，編成許多百來人的小隊，整年整月地隱伏在森林或山岳地帶，經常的襲擊德國的前哨，迫使德軍司令部要在波蘭駐紮更多的軍隊。

紐諾又寫道：這些游擊隊中最大的一支，還是在去年四月內就隱伏在克列茲的近郊和森林中。自從他們襲擊德軍之後，十四个村莊被燒燬，一千二百个和平的居民，包括十歲的小孩，被機槍射死，或者活活地在自己屋內燒死。在這駭人驚聞的報復事件之後，德軍還頒佈命令要肅清波蘭秘密的組織，瓦解游擊隊。可是參加這次游擊隊的人並不減少一些，他們都準備隨時隨地爲反抗德國的法西斯主義而鬪爭。

人民的秘密組織領導着游擊隊實際活動。波蘭人中誰樂願意和法西斯蒂合作，會立刻碰到秘密組織的會員無情的處罰；誰要和侵略者妥協，誰就認爲「波奸」。例如在斯塔區軍火工廠做事的工程師格爾馬諾夫斯基，私自將生產上的秘密告訴了希特勒黨徒，結果他被暗殺了。法西斯的劊子手就用最殘酷的手段，來報復格爾馬諾夫斯基的被殺，在廠中逮捕了三百個工人，其中

六十個工人不經任何審判就遭槍決。格爾馬諾夫斯基的運命可當作對叛徒們的警告。還有不少可作代表的事實，例如前德國警察局的間諜，名叫依可亞瑪的電影明星的被殺。她死在自己寓所里，兇手迄未拿獲。

波蘭被佔領區域內的居民採用各項方法反抗法西斯侵略強盜。誰都知道，波蘭的大部分工業是為德國生產軍火的。留在本地這些廠中工作的波蘭人，對德國軍火生產有計劃地怠工。『遲緩』是最普遍的怠工方式。波蘭的熟練工人，往往隱匿自己的技能，結果，在整整幾個月內對那些早已熟悉了機器旋動他們還在『學習』。

在德國報紙上也曾登載過波蘭工廠中的怠工情形。例如在某個工廠裏面每月修理機器的次數比較平時的一年還要多十次。

農民們為了不讓糧食運往德國，往往把儲谷倉焚燒，或用別的方法來破壞。農民們另一普通的破壞方式，是伏擊從羅馬尼亞輸入德國，經過波蘭的石油列車。他們讓子彈進入油箱，打一個洞。

法西斯強盜用殘酷的恐怖手段，對付人民的反抗。有一次，在可特洛城：波蘭的游擊隊焚燒了「所德國警官的住宅，希特勒匪徒就派遣『殺戮』隊去膺懲，當時一個游擊隊也找不到，法西斯的野獸就掃射無辜的居民。

在柳布林附近的一個村中，德國的警衛隊被農民暗殺了。那些警衛會替士兵公所掠奪過波蘭農村少女。德軍司令部為要報復這事件，就押送這個村內及其附近幾個村內所有的三百個男人到田野，用機槍射死。

據倫敦廣播的消息：德國統治下的政府，在某一個鄉村里，從住宅里逮捕了五百個農民——婦女、小孩、老頭兒，不經審判就把他們槍決。他們的罪名，是違犯軍紀的波蘭的戰時俘虜的家

屬。這些戰時的俘虜在瑪達布爾格地方被槍殺，他們的家屬則在波蘭被槍殺。

法西斯的暴徒們用最殘酷的屠殺，槍決，懲罰隊等對付波蘭人民的義舉。美國報載，每次殺戮隊行營時，總有成百的無辜人民被射死。這中間有老婦，母親和孩子。例如華沙附近華魏爾一個小城市中，法西斯匪徒停住了火車，從車廂中拖出了一百個乘客，野蠻般的把他們殺死。這完全要為一個德國軍官的被殺復仇。法西斯惡棍們用劫掠，恐怖，死刑等來統治不幸的人民。在波蘭西部有一百四十個自十三歲到十六歲的男孩，因為不唱希特勒的頌歌，被處死刑。每月總有成千的死刑事件發生。國家變成一個血腥的屠場，使無辜的人民遭受苦難和殺戮。

一封從波蘭來的信內說：「我們仇視着德國人，這仇視的尖銳和力量是空前的。德國人也從頭到尾地仇視着我們。」

波蘭人民反對希特勒的暴力，進行了艱苦的獻身的鬥爭。愛好自由的波蘭人民堅信聯合其他民族定能消滅血腥的希特勒惡黨；反對全人類最卑鄙的血腥的敵人——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定能獲得最後勝利。

一九四二年三月

沒有人知道，戰爭什麼時候會結束，但是，每一個人都知道：戰爭還要求作極大的犧牲。

——德國克拉考歐日報

捷克人民決不投降

愛好自由的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喀爾巴汗人、羅塞尼亞人、生活在希特勒主義的嚴厲壓迫下，已經三年多了。德匪破壞了捷克斯拉夫的國家的獨立以後，就着手實行曠古未聞的強取豪奪。赫爾曼戈林顏料工業公司，德國國家銀行，商業銀行等等財政界男爵們，把工業企業，鑛山，煤坑，銀行，都把持起來了。希特勒匪徒地主男爵們，把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從他們自己的土地上驅逐出去，把他們的房屋和牲口通通沒收。幾萬名的捷克斯拉夫愛國份子——工人，農民、技師、醫生、教師、文學家和藝術家，投進了牢獄，不然就被處以死刑了。一九四〇年夏天，就有七萬捷克人民在德國的達索俄拉尼堡和其他的集中營及監獄內呻吟待斃。

希特勒匪徒背信棄約地進攻蘇聯以後，企圖驅使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參加十字軍，以抵抗「布爾塞維克的威脅」。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却又加緊對侵略軍門等作爲回答。在捷克斯拉夫全境到處發生捷克斯拉夫反德大示威，希特勒匪徒嚇斃了。人民觀察報在去年底已寫過：「過去幾週來，在保護國中，現行象形式的保護國的存在遭遇到威脅，所以有設法消滅這種威脅的必要」。希特勒就在希姆萊的同僚赫德里區當起捷克斯拉夫的攝政了。

根據赫德里區區長的命令，成千的捷克人民被慘殺了，在獄中受着酷刑而死了。成萬的捷克人民被送到集中營去了。就連那些在保護國中由希特勒親自任命高據要津的也不能苟全性命。他們因爲「對於執行領袖的命令疏忽，無力維持國家治安」而被解決了。

希特勒把老奴僕除了以後，就命令赫德里區組織新的「保護國政府」。一月間這樣的政府就成立起來了，由斯羅斯拉夫凱奇當頭目、他早已就把自己出賣給希特勒匪黨去了，近來這個劣跡明彰的「政府」，做秘密政治警察的幫兇把成千成萬的捷克愛國志士！工人和農民，教師和醫生，工程師和機師，律師和牧師，或者監禁起來或者執行死刑，或者投入集中營。然而，無論獸性的恐怖、無論那成千成萬的捷克斯拉夫愛國志士實行滅絕，都不能夠打破他

們的同謀抗爭到底的決心。「慢慢工作」，捷克工人的這個口號很有效果地在實踐着：斯科達兵工廠的出貨，僅僅相當於它一向製造而且能够製造的產量一半。專供德軍需要而開工的化學廠，巴提雅裝置製造廠，茲布羅埃夫卡公司等等的產量，也都顯然銳減了。大規模地實行搗毀專為德軍製造器材的各兵工廠的機器，破壞供應這些兵工廠的電流的電線，長期的停頓已變成了傳染捷克斯拉夫軍火工業的瘟疫來了。布拉格：巴多比斯，布爾諾波瓦塞斯卡雅，布斯特里斯，布得相累奧雅和其他工業中心城市的兵工廠，所出的坦克、鐵甲車、大砲、自動步槍、炮彈，都比計劃規定的產量少得多。捷克斯拉夫農民也對於德方增加農業產量的措置實行怠工。他們寧可把牲口屠宰掉，決不情願把牠落在希特勒匪徒的手中。

游擊戰的烽火已在喀爾巴阡烏克蘭東部到處蔓延。喀爾巴阡烏克蘭游擊隊員已不下一萬二千人，這些勇敢的壯士，常把德匈聯軍打垮，消滅敵人的駐軍，繳獲並破壞作戰器材。在斯洛伐克東部森林地帶作戰的斯洛伐克大游擊隊，最近順利襲擊德軍異常重要的交通中心，搗毀了好幾處軍事倉庫。最近德國廣播也不得不承認有「許多人民藏在斯洛伐克東部的森林里，準備對政府和軍官作種種破壞的行動」。近來，在布拉格，摩拉夫斯克，奧斯特拉瓦，以及捷克斯拉夫其他各市各區中，捷克人民紛紛舉行反抗德國佔領軍的嚴重的示威遊行。在布爾諾捷克愛國志士竟將德國駐軍繳械。

「保護國政府」看見游擊運動大規模發展着，對德國當局的措置表現的怠工破壞行動又不斷增加，害怕得很，特別頒佈新法令，凡毆打德兵案件，統歸軍法處審判。

當時蘇德區就奉到命令離開巴黎趕快回到捷克斯拉夫來。赫德里區一回到捷克之後，馬上就遇刺，這已表明了捷克斯拉夫形勢已緊張到什麼程度了。

希特勒匪徒們以為用恐怖集體屠殺，執行死刑，就能够打破捷克斯拉夫人民的抗戰意志的，但是，他們錯誤了。愛好自由的斯拉夫各族人民是決不會當德國帝國主義奴隸的！他們正在對德國佔領軍戰鬥着，而且必將繼續戰鬥，已直到他們把他們的領土完全收復而後已。

羅馬尼亞之「政變」

德軍一九四二年夏季戰役戰畧計劃之失敗及另一可怖的冬季戰役之不可避免，愈益顯著，希特勒附庸隊伍間散佈之狼狽惶惑空氣，即愈濃厚。

羅馬尼亞之內部危機，特別嚴重，此亦理所當然，蓋所有希特勒之「盟軍」中，羅方調上戰場之軍隊最多，而所受之損失亦最慘重。在羅馬尼亞已醞釀多時之內部政治危機，最後終於爆發了。根據政府命令，全國立法與行政之大權，統歸總理安多尼斯哥元帥一人獨攬。此即一九三八年憲法的廢止與元帥個人獨裁的確立之謂也。

此種「大政變」之原因，至為明顯，不容置疑。安多尼斯哥政府在國內已威信掃地。安多尼斯哥匪幫將國家出賣與德陣，希望由此收復達琅西利瓦尼亞作為交換條件。然此種算盤令人莫測高深。羅方獲得關於修正達琅西利瓦尼亞問題之空洞諾言，然時間演進，已逐漸明顯，希特勒純以虛妄之諾言欺騙羅方耳。不斷散佈謠言，謂：行將召開新會議以修正維也納辦法云云，顯然受柏林運動而發，目的僅在於訛詐匈方，迫其增派軍隊赴東戰場耳。

安多尼斯哥之參戰政策，已使國家大難臨頭。當安多尼斯哥驅使羅馬尼亞參加對蘇戰爭之際，初不知此種戰爭竟使羅馬尼亞慘受無與倫比之犧牲，抑亦不知戰爭竟如此猛烈而曠日持久也，迄今作戰十五個月後，已損失數十萬人員，並面向經濟之難關，羅軍進入又一冬季戰役，瞻望前途，唯有更嚴重之犧牲，而決無倖倖致勝之機會也。

對戰爭之悲觀失望，不惜任何代價力求和平之迫切熱望，正在廣大民衆間發揚滋長，即高級文武官員間亦然。因此，政府最近已將十四名將領及大批官員撤職。

另一方面，希特勒亦對安多尼斯哥增加壓力，要求其添派更多之軍隊赴東戰場。希特勒備有使安多尼斯哥俯首聽命之秘策：渠將羅國鐵衛團叛亂失敗後自羅國逃出之鐵衛團鼎鼎大名的領袖希瑪，及其一班黨羽，皆收留於柏林，以備一時之需。

在此種形勢中，安多尼斯哥元帥關於以獨裁大權賦與其本人之決定，固不足駭異。此乃破產的賭徒之絕望的企圖，急欲對反對派分子實行恐怖與鎮壓，妄想由此自救，惟此種政策，勢必與德國秘密政治警察建立更密切之合作。安多尼斯哥元帥之『大政變』，適與其姪米海爾，安多尼斯哥副總理赴德向希特勒叩頭同時發生，毫不足怪。

是故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京城」最近之事變，表明正係安多尼斯哥匪幫使羅馬尼亞對希特勒主義屈服之另一步驟也。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芬蘭的總危機

芬蘭情形越過越糟糕了。

她的孤立已是既成的事實。羅斯福總統用吉·林這丟臉的名字玷辱芬蘭政府，羅斯福總統已把芬蘭統治階級的陰謀詭計暴露出來，芬蘭統治者拼命想使世界輿論界相信芬蘭是獨自進行戰爭；跟德國對偉大民主國家進行的戰爭沒有關係。芬蘭和美國的外交關係雖然還存在着，而使芬蘭和民主國家還維繫着的一些脆弱的關係，事實上已經差不多完全破裂了。

芬蘭內部的緊張，正在發展着。親希特勒份子的唇舌是阿瓊森諾馬志報，這些傢伙已變得極端活躍，要求把國內民主制度的最後形跡都撲滅掉，這些份子中德匪做有力的靠山，威壓芬蘭的輿論界，芬蘭政府對柏林完全屈服，積極幫助這些親希特勒份子，限制各種職工會合作社和其和民衆團體的活動，就連那些根據國家憲法選舉產生的團體也不能倖免。受民衆團體領袖影響的幾家報紙，一再出面反對芬蘭希特勒份子的蠻橫爲挑戰。職工會並且派了特別代表團，向政府要求制止親希特勒份子違反用意的顛覆性的活動。但是，情形一點也沒有改變。正如幾天前工人日報所述：希特勒匪徒更加緊攻擊民主制度了。

所以芬蘭的所謂內部陣線，已分成兩個誓不兩立的陣營：一個是希特勒信徒的陣營，準備爲德國的利益進行戰爭，直到芬蘭的最後一個士兵當了炮灰而後已，還有一個陣營，極力要維護芬蘭人民的自由和獨立，芬蘭人民已被芬蘭的『新秩序』的特務置於危險境地了。這兩個陣營之間的鬥爭，毫無疑問，一定會隨着國內經濟形勢尤其是糧食情形的惡化而更加尖銳化。

芬蘭的經濟已經瓦解了。木材工業的產量，一向構成芬蘭輸出的主要項目，現在因爲勞動力

缺乏，而陷於癱瘓，芬蘭當局已把婦女和十六歲以下的兒童，押送到木材營地去做苦工，工業所有各部門中勞動力的缺乏，已變成了大難。

在現在的戰爭以間，芬蘭已損失了死傷的人員好幾十萬。目前至少有五十萬人在服軍役。

芬蘭政府本想召回一部分士兵做收割的工作，但是沒有成功。收成不能使人滿意，還沒有收割。在有些區域里，冬季裸麥完全沒有種，不僅因為缺乏種子，而且更因為缺乏馬匹和勞動力。

糧食情形已真正到了嚴重關頭。少得可憐的憑證購領的麵包，還常常不能夠買得到手。差不多簡直買不到馬鈴薯和菜蔬，就連國內一向最多的魚，也買不到。芬蘭民衆的挨餓的生存，到了冬天，就要發展成真正的飢饉了。

在行將到來的冬天，芬蘭還要受到冷的痛苦。最近芬蘭政府的發言人，已承認芬蘭得不到燃料的供應，又毫無自給的希望。一家芬蘭報紙說：「芬蘭會在冬天凍死的！」

芬蘭統治者奉柏林命令發動的戰爭爆發後，還不到十五個月。芬蘭已走到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絕境。戰爭使芬蘭受了龐大驚人的損失，受了無限的痛苦，把芬蘭統治者妄想速勝，妄想獲得領土野心暴露出來了。芬蘭已被捲到大國之間的消耗戰的漩渦里去，她的努力已到了極限。戰爭的繼續不可避免地必將招致芬蘭的崩潰。這是由不堪忍受的戰爭的負擔而引起的，因為愈益加甚的內部衝突和經濟的完全脫節，而更加惡化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八日

德方對勝利之希望業已遭受重大打擊，厭戰心理在歐洲大陸不斷滋長。

——瑞士日內瓦新聞報

中立國的輿論界

中立國報紙，普遍承認蘇軍在南方的英勇抵抗，普遍承認德軍在俄羅斯夏季攻勢的計劃又告失敗，這些，已在柏林引起了憤怒的怒潮和瘋狂的惡罵。德國宣傳員用肆無忌憚的謊話和想入非非的「特別公報」泛濫着全世界，用種種方式誇大莫須有的「德國各兵種的勝利」。

然而，全世界人士都知道意氣揚揚的報道和震耳欲聾的宣傳，也決不能掩飾希特勒匪徒們對於行將臨頭的失敗所懷抱的動物的恐怖，使希特勒強盜陣營中越過越狼狽周章了。

中立國新聞記者和政治家，注視着世界大勢的發展的真相，就不能不注意到德國官方公報顯然是難信的，就不會從戈培爾廚房里調製的這些曖昧可疑的妄語引出關於戰爭前途的結論了。

正因為這個原故，近來最重要的德國機關報，以及新聞記者招待會席上的發言人，已顯然改變了形響中立國輿論的手段。這種發言人，使人想起了拿着大頭棒的惱羞成怒的夜盜，而不會使人想起是跟外交界有什麼關係的人物。在國際的實踐中曠古未聞的野蠻壓迫和威嚇的手段，在希特勒匪徒們已變成家常便飯了。

德國外交部情報司長施密特，在柏林新聞記者招待會席上的演說，已臭名遠播，便可作為這些手段的絕妙的例證。在這次演說中，他向瑞士伯爾尼日報編者發出粗魯的威嚇，說一定要勒死他。這是一種徵候，因為中立國報紙不相信德國宣傳的報道而引起的這些攻擊和壓迫，在柏林所有各報中同時開始，可以說，已在九月六日德國情報部的特別檢討中集其大成了。

人民觀察報同時發出哀鳴說：「若干中立國家願聽莫斯科的公報，而決不願聽德軍高級統帥的公報」。這便是法西斯機關報紙的真正值得寶貴的自白。所以，照德匪自己說來，若干中立國

家的確不願聽德國宣傳機關捏造的謊語，當場破獲已有無數次了。而屠殺猶太人的劊子手的機關報，就對中立國報紙大發雷霆，惡毒漫罵，威嚇着說：『一定要剷除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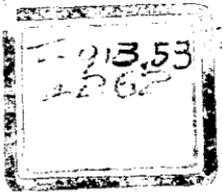
柏林交易報也用同樣的態度大發脾氣，恨人家『信任莫斯科的報告』，並且說，『有些人們也許以為我們一定會留心到替反歐洲的集團在工作的這些准中立國』。

關於德國宣傳機關的這些惡黨員的下流手段，我們能够想像得出比在『好作反抗』的中立國人士的眼前這樣不祥的揮舞着且淋漓的斧頭更生動的表现了麼？然而，『就要報復』的威脅，決不能提高中立國對於德國宣傳的諛言的信任。

不管怎麼拚命掙扎，關於希特勒德國的崩潰和同盟國的勝利的必然性，在中立國輿論界看來，已越過越顯而易見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日

廣東



廣東坪字第零壹號



出版：第七戰區司令部
 司令部編纂委員會
 通訊處：廣東坪石軍郵地
 字第八十四號附七號信箱

印刷：文匯印務廠
 坪石武陽司

定價：國幣三元五角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一〇〇〇

213.53